淮南鴻烈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序

西漢自賈太傅董江都以下共推淮南余讀淮南蓋重有所感云武帝好文學之士司馬相如枚臯嚴助之徒數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親倖淮南王安以諸父之尊
辨博善文詞甚爲禮重至報
書及賜常召相如等視草乃
遣安初獻內篇帝愛秘之不
出也當是時淮南名重天下
而內外諸書愛慕者不得見
見則如獲拱璧遂以千金敵
字焉郎往者箕子陳範仲尼
聆韶初不聞傾動人世之若
此也余觀淮南述道德賓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經紀天地推究人事得失
之故國家理亂之原闇曶儵
忽儻惘無際然係之言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此易之書
所為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老子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
仁先仁而後義先義而後禮
樂未嘗開術於韓非韓非因
名責實候表測裏不假途於
呂氏也嗚呼蘭陵封而荀子

成奇貨售而呂覽出書之所
從來也尚矣淮南子幽吸帝
座臏及馬棰當時天子雄材
大略喜善樂推而公孫弘衞
青霍去病之徒會目不諳鳥

跡越人適魯覩章甫而矍然
有以也天不自高地不自深
聖人不自神惟推其所以而
爲之老莊之言虛商韓之言
刻然學士家觀之稱其文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厭或曰淮南之後無更淮南然楊子雲亦駿材也棲遲於哀平之間偃仰七十餘歲維時侯芭服勤桓譚扼腕此外會無聞焉歷後四十餘載法

言始行而玄終不顯其聲稱抑何眇也淮南之於當時豈直雷雹鬼神云爾哉人亦有言節竹巳瘦蹲踱巳饑淮南之巳枵也信矣余以是爲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

桐鄉陸時雍昭仲父題

鴻烈解序

諸子之興竝祖述黃帝黃帝世若存若亡其言邈不可得聞矣莊周談道德亟稱黃帝云云而老子著五千餘言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然不及老子蓋古之信言人
也淮南子之書復祖述老莊
當是時秦焰離而聖道熄羣
言典而正教微淮南子欲尊
大其說或自庶於知道誠非
老莊莫以也且非獨老莊已
也昔者夏后氏之經山海也
窮殯紘疏諏詭郎支祈貳負
之不啻也則以爲博而宗之
重黎氏之司象緯也攬斗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窺日月即璣衡昬旦之不啻
也則以爲幽而宗之周官之
著月令也順陰陽施制禁即
析因夷隩之不啻也則以爲
典而宗之司馬之戒兵戎也

審數度嚴步伐即呼吸神鬼
之不啻也則以爲權而宗之
列禦寇之紀人事也齊得喪
神倚伏即寢食夢覺之不啻
也則以爲達而宗之老莊之

談道德也外死生棲澹漠即
浮漚吹累之不啻也則以爲
玄而宗之古之立言著義博
者以其辨辨幽者以其形形
典者以其政式權者以其智
變玄者以其一化達者以其
忘忘惟淮南無所不然無所
不可是夏后周官老聃莊周
列禦寇孫武吳起鄧析愼到
呂不韋之徒同冶而一鑄也

序

昔者黃帝制戰陣役鬼神象百官備萬物規天集地燭陰洞陽湛渫道德飄舉雲漢而老子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世謂老子合黃帝之券而知白守黑不欲以多言自見然莊周著辨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而於虛靜恬澹之外寂無聞焉豈以言之甚詳而旨之甚畧乎哉以淮南王之辨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善文而集衆論以成之㝠其
浸淫曼衍而不知其所窮也
語曰蒐獸於原罾魚於河不
虞其雜而惟其多世之墨守
一說腤于大通者悵悵乎不
知所之今誠以百氏爲山林
而加彌天之網即傾芳倒潤
搜臉選腍會何以厭屠門之
嚼乎如淮南復典正不害其
夏后周官老聃莊周列禦寇

孫武吳起鄧析愼到呂不韋之徒同冶而一鑄也余弟次回以嗜讀之餘廣集評議傳之同志余嘉其有裨於世也爲弁其說而推極其義云

姚江張存心謙之父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舊序

漢高誘注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亾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
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
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
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
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
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
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
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
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
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
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
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
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
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
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
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

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淩遲於是以朝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亾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註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批評原序

臨海王宗沐撰

不佞得請臥田間日從友人鹿門子品騭百氏兩京諸家言馬班成信史不朽於春秋而淮南安嘗建元右文之餘亦集賢豪分局列館剽莊列百家閒持壹意浩蕩汪洋娓娓千百言廼巳自玄黃剖判靡不究極根荄蓋詳哉其言之也即時瞋目批根之輩錯出不雅馴而里缶箏髀使聽者黜爲希聲不忍棄去則句櫛之字縷之從其腠理批郤導窾歸於正途則評釋贅行固博士之符券也鹿門從子一桂故嗜書業

巳訂淮南鴻烈解行海內而鹿門子猶病其略載取批評讀之句若櫛字若縷不啻設右左廣而導之前茅也安鴻烈其說固曲學者流毋能爲吾儒重而自有鹿門子之評則馬班氏外未必非亞旅云

淮南鴻烈解輯略原敘

金陵顧起元撰

余汜覽諸家於先秦得韓非氏於西京得劉安氏之二子者其爲侯王子也同其恢奇好著書同其究竟亦略同其人吾無取焉爾其書則學士所同嚌嗜者也而亦覓乎有辨韓非氏孽公子也幾而儕韋帶憤而爲言言多感慨而幽沉劉安氏汰公子也慮亡不帝制侈而爲言言多繽紛而閎廓韓也蒿目世情之裏而鑽入之收其言可裨吾精嚴去其刻而可矣劉也盱衡人世之表而苞絡之收其言足裨吾廣博去

其誕而可矣且夫韓也主乎朔者也匪直刻也時而走於僻劉也取材百氏故時誕時浴時俚其餘謂安獨朔也者非安獨朔者也八公氏衆爭之劉安纔一裁之爾矣故又時乎複時乎雜故韓可偏涉而安之語必不可無裁裁誕也裁習也裁俚也裁雜也裁複也而千古無劉安氏儷矣今世亦多有裁之者知裁而離之也未知乎裁而合之也覩蜀錦之寸類也片痕也剪而去之而碎之以爲帶以爲囊惜乎其小周而不適乎大製也哉裁文如此不若其已吾友張賓王取鴻烈手定之剔去其濊而總爲全瑜騕閱之二十一章猶是故局焉縷而按之脉絡猶是也滋洽矣氣格猶是也滋勁矣枝理猶是也滋秩矣穉去而滋藻矣庸刊而滋奇矣試取韓公子言顛之而乃非敵也劉安氏之言曰作書喻意俟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者焉微賓王疇當之子雲有言千載而下有子雲者知子雲嗚呼疇知夫千載而下不爲劉安氏也者功劉安氏也哉

淮南鴻烈解凡例

茫茫百家誰司函蓋總總諸子孰任網羅惟茲鴻烈大冶洪爐供人恣取勿訝其多故刻鴻烈解

鹿門具眼石公近禪賓王崛起智鏡現焉嘈嘈衆響無取煩言質諸三子要歸於玄故存三子評

片檀香性滴水海味何如蔽芾極目炳蔚採取羣芳以醒聾聵吞吐縱橫爭妍萬卉故刻淮南全集

裁其蘩蕪眼目豁然如「」不可刊也䘛以標題面目可愴如丨口似可芟也參以諸家酌以巳意期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點圈劃然入目賞心如○◐丶政不妨互呈其妍也

故不槩施洗刷

名山秘笈安能盡闚或金而礫或珠而胎惟是子家

奧衍鴻烈該之鴻烈富麗子家邑之故嗣有諸子之

役

武林張烒如次回父識

淮南鴻烈解氏籍

著　漢　淮南王劉安

註　漢　河東高誘

評　明　歸安茅坤

公安袁宏道

句容張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搉

桐鄉　陸時雍

訂

武林　馮愷

趙林翹

張燁如

仁和　馮悰

錢塘　鄭宗周

陸之邁

陸之遠

趙如源

鍾人傑

趙世楷

張烒如

張燁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目錄

卷一
原道訓
卷二
俶真訓
卷三
天文訓
卷四
墬形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五
時則訓
卷六
覽冥訓
卷七
精神訓
卷八
本經訓
卷九
主術訓
卷十
繆稱訓
齊俗訓
卷十二
道應訓
卷十三
氾論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十四

詮言訓

卷十五

兵略訓

卷十六

說山訓

卷十七

說林訓

卷十八

人閒訓

卷十九

脩務訓

卷二十

泰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略

目錄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袁石公曰開口說箇道字明眼人要識得下落不可受他瞞

袁石公曰信得濁而徐清則一切事皆可以不疑矣

淮南鴻烈解卷一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也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托八極。廓張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源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汩骨汩。濁而徐清。浡湧沖虛也源泉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喻道亦然「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塞滿彌絡施用也用之無窮竭無朝夕盛衰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幎覆六合滿天地間也四方上下為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

茅鹿門曰以上先極言道之大而微妙非至人不能得

袁石公曰滒字下得有味

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宏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章明也三光日月星「甚淖潮而滒。歌甚纖而微。滒亦淖也饘粥多瀋者曰滒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大飛不動曰翔」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電入言其疾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已彫已

袁石公曰無為是全書宗旨

大與與當作於

張賓王曰闇嘗

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呴虛嫗預覆育萬物。羣生。呴溫恤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觡格生也。奮壯也角觡猶言骨骼獸胎不贕。鳥卵不毈。胎不成獸曰贕卵不成鳥曰毈贕音賣毈音段「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

張賓王曰氣如河決

茅鹿門曰二皇得道而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儘力摹擬愈有生色不厭其詞之複

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古行喙卉息蠉宣飛蝡軟動。醫鹿之類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怳況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怳無形貌屈竭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屈伸俛仰升降

茅鹿門曰馮夷大丙得道故其御自超車馬策鍛之外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馮夷大丙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游行也騖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騖馳往也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古影字扶搖抮紾抱羊角而上。扶搖動抮抱引戾也扶搖如羊角如曲縈而上也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淪天門。經行紀通蹈躡騰上也崑崙山名排斥淪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炳不能與之爭先。勁強策箠也

茅鹿門曰得道之大丈夫恬澹無思慮正是無爲處天爲蓋云云乃黃白沖舉

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騶御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謂天可以步

之秘術也其言洸洋不羈可爲達者道

劉流同

張賓王曰文陣雄厚

張賓王曰收斂處與此語相應

茅鹿門曰前云得道之柄此又云執要

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風伯箕星）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上游於霄雿（翟）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雿高峻貌無垠無形狀之貌）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猶留連之留劉覽囘觀也）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隅方樞本也）故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爲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爲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劣）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

道之柄柄指無爲也

茅鹿門曰見達於道者自不必有爲

張賓王曰此段用樂記而稍改之遂不逮其精簡

茅鹿門曰大丈夫恬漠得道之妙至此而極

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叫）呼彷彿默然自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度也）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

茅鹿門曰卽兩喻句法變幻不同

茅鹿門曰可以見任小數之不如大道

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距爪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扞（扞張）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彎引也綦美箭所出地名衛利也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而不能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為烏號）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

茅鹿門曰此見機心之不可為治

茅鹿門曰名言

蹏音蹄

異於使蟹捕鼠蟾蠩（除）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蟾蠩蝦蟇也跳行舒遲）「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狡猾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貢也）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精神專一之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

茅鹿門曰二句本旨

茅鹿門曰又從喻上轉若累尤

張賓王曰無一語不鮮貴字值千金

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

茅鹿門曰錯綜天地萬物民居土俗一一有自然之性聖人所以無所事所謂無為而合乎道德

倒生

溼濕同

張賓王曰何其快適也

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窾（窾音科空也）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孕者懷胎育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鵰搏鷙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鱉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滅沒形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禽獸有芄（蓐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

茅鹿門曰惟民俗因土故聖人因民非達于道者不能

袁石公曰不究則不能終于無爲矣

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爲蛟龍之狀。短綣不絝，褌。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北狄，鮮卑也。弛，舍；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貈涸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

茅鹿門曰天門天解天機俱道也老氏所謂同出而異名

𧨳音猜義同

茅鹿門曰以上無非説人之不如天處至此纔明白揭出之耳

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𧨳槎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歧蹏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隨也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以人事滑亂其理，不以欲亂其清淨之性。「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于

茅鹿門曰爭利者必窮是以古之聖人以不爭致治

袁石公曰信得及便占盡便宜

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犧神農間不周山崑崙西北傾猶下也與高辛爭爲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不欲爲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出之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磽埆殼以封壤肥饒相讓

張賓王曰此段亭亭奕奕奕奕秀起讀之肯人

茅鹿門曰守

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馳行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南方羽國之民徙裸國。納肅慎。徙化也納受其朝也肅慎在北方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能無爲故物無不爲之化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

具根守其門辭前云得道之柄

袁石公曰篇知之守何守莫錯無根字門字也

張賓王曰前後照應

張賓王曰佳評

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順物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根本門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

袁石公曰得道之柄則自然柔弱非有心以之也

張賓王曰處柔處下全是老氏之旨

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幹質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

茅鹿門曰按此後一段議論亦本老氏知雄守雌之旨來

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之湊所合猶言行止日以月悔也。積日至月則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之準埶猶錞頓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在前故犯難在後故無患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

袁石公曰周數合時處後則自能之然又恐人有見制于人之疑故以丁曉之云云

雕飾

袁石公曰此所謂事德

駱賓王曰鋪張本之至德極其宏麗

不流。發動也凝如脂凝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數術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礳磨堅莫能與之爭。礳礲也攻大礳堅喻難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

茅鹿門曰以下極力形容水處正是說至德

袁石公曰是筆端有活水者

張賓王曰高華

茅鹿門曰借水極形容至德而後實以老氏之言讀其文可想見精淨無爲之妙

茅鹿門曰此淮南原道本來面目

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訾量也 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蚑岐蟯。音僥蚑蚑行蟯小蟲 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旣盡也 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遁逸也錯繆相紛彼此相亂也 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欽不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强也 動溶無形之域。而翺翔忽區之上。邅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忽恍之區上言其飛爲雲無所不上邅回猶委曲也 「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洞通 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音軫轉也 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閒。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無音生有音祖宗皆本也 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

茅鹿門曰物之有音有形真道之一爲之故下遂言一之能生萬物

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入死道謂匿情欲蹠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爲道關門穆忞民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

袁石公曰有生于無實出子虛猶是兩截如何是同居的事

茅鹿門曰無形無聲無味無色但所謂一而至其變化不可窮則誠上通九天下貫九野矣

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爲之圈圈阪也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

茅鹿門曰數句一篇做手工夫

張賓王曰名言

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澹不動貌）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軌法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爲邪）

茅鹿門曰喜怒好惡憂悲

嗜慾俱吾清淨之蠹至人能進道之功蓄胸中遂一絲透略不爲嗜欲所震撼此其聽天下若背羈而馳

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憂悲爲失）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事一中扃外閉故好憎曰過性當清靜以奉天素故嗜欲曰累）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積陽相薄故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

張賓王曰語語貴
玄伏
茅鹿門曰直從以上影出至德二字起

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妄喜怒 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鞼。音貴折也 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 其魂不躁。音皂狡也 其神不嬈。煩嬈也言精神定也 湫秋 漻遼 寂寞為天下梟。湫漻清靜寂寞恬淡也梟雄也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 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也 變無形像。言能化也 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影應形 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道也 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 是謂至德。至德則

形容至此源源木本殆無止極以下又言至德之樂
茅鹿門曰並老莊之旨

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 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 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沙丘紂臺 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六瑩顓頊樂 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 釣射鷫肅鷞霜鳥名 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人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

張賓王曰展發精神

袁石公曰此是實事凡人皆可以自勸

茅鹿門曰非深知至德之樂不能說得如此快人況而語之可涉釋氏眞空界

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 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滑淈也不以身爲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 是故其爲懽不忻忻。過制也 其爲悲不惙。惙惙傷性也 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竦少陰之木空穴巖穴也 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爲不足 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傅著旄旄也象以象牙爲飾 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 齊

張賓王曰不獨光華摧㸌說透人情令人爽然自失

茅鹿門曰以下言失其得而不樂者由其不得于中所以不得于中者由不能反諸心性盖

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色 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兎。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惑也 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 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

心性即前所謂一此教人入道之扃鑰也

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越，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

袁石公曰爭肯不爲

李鹿門曰許由之能遺天下者由其能自得此自得者蓋得道之人也

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隱士，堯以其賢欲禪天下，不肯就）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燿，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在齊民處樂則易湎，處憂則易慹，而得道之聖人則不失所以自得。

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裔，邊也）馳要褭，建翠蓋，（要褭，馬名，日行萬里。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褭音裊）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朗（朗）奇麗激抮之音，（激揚抮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藂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爲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編蓬爲戶，以破甕蔽牖，揉桑條以爲戶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浸，漬也。北房，陰堂）雪霜瀼（徜）灖，（校）浸潭苽（觚）蔣，（瀼灖，雪霜貌。浸潭之潤以生苽蔣。蔣音槳）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爲峽）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雅）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得道者能齊憂樂由性命之情處其所安至後纔以形氣神剖出性命來

鵲之唶〔惜〕唶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志如烏鵲之不為寒暑易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與同志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故曰有不易之行也〕「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鉤繩無以施於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修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

袁石公曰能藏之山淵則一任平地風波矣

張賓王曰自此至篇末俱以養神守志為主轉說轉透見叅微言

盈而不傾〔機危傾覆也〕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渝變也〕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猶傾仰〕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康安慊約也〕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

茅鹿門曰此慎守形氣神之利

張賓王曰透入人情

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蟯蟯動之蟲貞蟲細腰之屬蠉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骨肉靡滅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眭桂然能視瞢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殊埳坎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蹪躓也招之而不

張賓王曰於玄遠幽都是神理

茅鹿門曰此存者不慎守形氣神之患

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以毫末爲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嶁樓列埒之門運行枯病也連嶁猶離嶁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而蹪蹈于污壑穽陷之中污壑大壑雖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賓王曰名言

茅鹿門曰此貪饕者不惜守形氣神之患

膏燭

茅鹿門曰論淫道而結之以形氣神此養生久視之之道也至如委衣發機則尤老氏宗旨矣漢儒議道之不醇如此

張賓王曰徹底精神

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嫛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

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神清静故利形有情欲故害）貪饕多欲之人漠睧於勢利誘慕於名

位（莫睧猶鈍睧不知足也）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

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清靜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

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

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

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

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弩機關言其疾如弩）

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淮南所著其言不盡由一人即此篇兼括道術

事情最爲麗褫然梗概大都襲老莊道之竅郤

則性命道之得手處則無爲其文爛焉如繡（鹿門）

諸子論道總至杳冥而極要皆隱然有物焉以

當之故其所讀雖際天蟠地舉足下足無非是

物而究其落處則未免在影響之間原道一訓

可謂極意洗發矣然終不能脫此窠臼也 石公

此篇以虛無無爲爲宗而善因善下處後處柔皆其發榦抽條處結歸于精神之恬夷蓋鴻烈之極有局者○文之品貴者庞材未闊華鮮者抽思未徹至如原道一訓百斛明珠千箱雲錦煥焉充斥炫目駴心其入玄奧處往往直叩中扃幾無剩肯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一 終

張賓王曰有始一段莊生姑爲虛幻之詞游戲其筆端耳劉安遂爲之微實而語語若確然不移者使若者佐證誰復第一

袁石公曰常莊氏本以此語掃蹤滅跡而安泥之如

淮南鴻烈解卷二

俶真訓 俶始也真實也道之實始於無化育于有俶音出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寅堮壚無無蝡蝡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繁憤衆積貌

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蘢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繽紛雜糅也蘢蓯聚會也兆朕形怪也蘢音龍蓯音聰

此遂爲靈蠢蝡尾矣

有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霓無有仿佛（彿）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

有有者言萬物摻（參）落根莖枝葉青蔥苓龍萑（委）蔰（戶）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摻纖也萑蔰炫煌采色貌切摩也）

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門）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

儲與扈冶

儲與扈冶（儲與扈冶褒大意也）浩浩瀚瀚（汗）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燿者（浩浩瀚瀚廣大貌）

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燿之問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

茅鹿門曰前借莊生語立論而釋之止此

袁石公曰此是透頂語

又曰宗乘須着眼始得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寐者不知猶有所遁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攉（鎬）乎

大揚攉

茅鹿門曰亦本莊生齊死生之說來

袁石公曰且道何者是大覺

茅鹿門曰夢爲魚鳥與化爲虎俱是千變萬化而未有極

揚權無慮大數名也一範人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㝱夢爲鳥而飛於天㝱爲魚而沒於淵方其㝱也不知其㝱也覺而後知其㝱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㝱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公牛氏韓人轉病易病也其兄掩戶而入覘詁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爲虎爪牙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

袁石公曰亦是醒世

茅鹿門曰言善養形者須先養神

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代更謝敘狡猾鈍惛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凝而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壯傷也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皮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有濡狡少也濡濡溼氣力未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嬈煩嬈善行病祟人嬈音遶時既者其神漠既盡也時既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養形養神皆以壽終神形俱沒不但漠而已也夫

袁石公曰然則何必有其世而後能濟

茅鹿門曰含哺鼓腹景象正是能養神者

袁石公曰三術不必別求

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精神無所思慮故不寢志存仁義患不得至故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攙（讒）搶（撐）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攙搶彗字杓北斗柄第七星）而不能為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茫茫沈沈盛貌）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可以大美

茅鹿門曰真人所以不解構人間由其得一之道故如下文所云

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各得其志故相忘）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養）和而萬物雜累焉（煬炙也抱志德而炙於和氣雜累成熟也）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煩辱也）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之本得其本故能連理枝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栢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

袁石公曰盡大地人俱在冥冥之中且道同光日月者爲誰病在甚麼處

袁石公曰懷道故能忘遺忘遺故物不能亂

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 跂躍猶翹翹不正之道 提挈人間之際撢 潭 掞 善 挺 延 挏 同 世之風俗 撢引掞利挺挏猶上下以求利便也 以模蘇牽連物之微妙 模蘇猶摸索微妙猶細小也 猶得肆其志克其欲何況懷瓌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 跋 攖 弊攖猶雜揉攖音殺 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爲塵

茅鹿門曰眞人性游於形之外故其神定如此

袁石公曰言之洒洒

袁石公曰真實受用

垢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 玉輅王者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絃之琴 登千仞之谿臨蝯 元 眩之岸不足以滑 汩 其和 蝯臨其岸而目眩也 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 開 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 骭自膝以下脛以上也 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 條風鳴條言其迅麗過也 毀譽之於已猶蚊

茅鹿門曰結前得一之道一段

袁石公曰乘

寅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磑磑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者爲能不敗也磑音爲「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孟門終隆山名皆險塞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湍瀨急流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名水險也留滯也太行石澗飛狐胡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皆隘險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門外闕所以縣教象之書巍巍高大故曰魏闕言眞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

盡天下人

袁石公曰精微

袁石公曰在行人語

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龍能化蛇能解脫故以爲譬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爍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臺持簡大也引楯允萬物羣美萌生」引楯拔擢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事治也休其神者神居之不動擾道出一原通九門天之門散六衢六合之衢設於無垓該坫玷之宇垓坫垠堮也「寂漠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己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

張賓王曰奇語

茅鹿門曰此正道出一原之故

茅鹿門曰墨楊申商於治道各有所偏由其不遠同異之理

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吁）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父母天地閱總和道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右合而為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遼）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于天

袁石公曰跌宕縱橫情文兼到

張賓王曰抉玄洞幽詞采扶疎譬喻精切

茅鹿門曰喻上轉喻如九層之臺

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鑄讀作祝）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保猶葆寶也）又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桊（過）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桊讀作蘖旁生萌芽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譬）而為雨（遼巢彭濞蘊積貌）沈溺萬物而不與為溼焉「今夫善射者有儀

茅鹿門曰生於有一句俶真本旨袁石公曰入微

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者，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母本也）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言饒多也）夫秋毫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苻（䕯）之厚，通於無墊（垠），而復反於敦龐。（秋毫微妙，故能入於無間，以毫末比道，猶復為大也。厚猶薄也。蘆葦苻蘆之中白苻，言其薄柯則歸於葦，故曰反於敦龐也）

㪍音拗

若夫無秋毫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道無形，秋毫蘆苻已有形，故曰無秋毫之微，蘆苻之厚，而四達無境，通於無圻。圻音寅，垠也）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夫疾風㪍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民）蝱（蒙）適足以翱翔。（㪍亦拔也。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翱翔無傷毀之患）夫與蚑蟯同乘天機。（蚑行蟯動，諭微細也。天機，神馬）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類，形象，道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

袁石公曰可謂要言

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

袁石公曰穿卻許多聖人鼻孔

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眞人然後有眞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

袁石公曰明學切忌錯下註腳

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挐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

茅鹿門曰非誑仁義與下犧尊溝斷之喻俱祖莊生盡其意唯欲養神而得其本性

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犧尊酒器畫犧牛之象以飾尊鏤之以剞挍剧厥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剞巧工鉤刀剧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青黃采色之飾華藻華文鎛今之金尊鮮明好龍蛇虎豹者刻尊彝爲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間遠也

袁石公曰切喻

然而失木性鈞也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僞越散蕩逸僞不誠也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

茅鹿門曰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釋迦之聖如此

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設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眞人則動溶于至虛而

鹿門曰篇中多以聖人眞人並言蓋濡於冲與黃白之術者豈其時神仙盛行世儒爭君爲修談歟臣雷公四句直是畫個虛無影子

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圄似虎而小圄音語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誇父雷公夸父皆仙人妾宓妃宓妃神女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夫人之事其神而嬈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營慧求索名利宅精神之宅

茅鹿門曰凍者假衣暍者望風與無故求藥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者

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暍謁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梣尋木色青翳而蠃裸瘉與蝸瓜睆梣木青皮蠃螺蟲蝸蝸牛郎蛻蝓也螺也睆音喚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

袁石公曰與爲首無無至妙相應

袁石公曰說得是然但可以難常人

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眞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蹏之涔。岑 無尺之鯉。涔潦水水潦之年大道上之積水 塊阜之山。無丈之林。塊阜小山 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裏之者邪。無裏無形 此其爲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處其宅虛疾也 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混澖閑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溷澖無垠虛之貌汗漫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宇居也

茅鹿門曰呼吸陰陽則形不繫而神不泄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則不免於虛矣

茅鹿門曰伏羲以下凡四段其意謂遞降而衰總欲反其虛無以成至德之

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爲景柱。而浮揚乎無畛軫崖之際」。一手曰提挈擧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爲影柱浮揚猶遨翔 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渾渾蒼蒼混沌大貌優饒也 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羿善射能一日落九烏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 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昧昧純厚也芒芒廣大貌吟咏其德含懷其和氣未大宣布也 被施頗烈。」被德澤頗烈施於民 而知乃始昧昧晽林晽。皆欲離其童

世

袁石公曰如此披剝未嘗不是但謂是足以離真人其說陋矣

袁石公曰學術殺人千古

蒙之心昧昧欲明而未也睞睞欲所知之貌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熱竅通領理襲因竅法熱音整形也言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提挈陰陽嫥專捖桓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嫥捖和調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睢揮睢盱于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盱聽視視貌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棲遲至于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讀作易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

猶一日也豈獨周室之衰爲然

袁石公曰可爲扼腕

衰音差

茅本漸字爲句張本有衰漸五字爲句

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徒黨訟爭是非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眾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眾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慲滿觟化離跂離徯徑之徯也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枘芮於世而錯擇名利鑿孔枘筍也工人刻木以入鑿鑿即受之諭人施其巧偽索榮顯之名利也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

袁石公曰先須識得

茅鹿門曰俗世之招號名聲亦能損神况譽不歡非不沮則無虧

返其性於初游心於虛言無欲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攓性騫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攓縮也皆不循理愁其思慮耳妄聽目妄視淫故勞也乃始招蟯振繾物之毫芒搖消掉弔捎稍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搖消掉捎言未能行仁義禮樂越揚揚其詐譎之智以取聲名也此我所羞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樂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猶羊徉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

袁石公曰胸臆之中說得甚小安不識大道故其言漏逗乃爾

袁石公曰雖是物理却是

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胷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為事也水之性真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會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甂濁擾不見人形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

道術

袁石公曰世儒聞其言未有不駭怪者不知道本如是

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能虛其心以生道吉祥來止舍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薶音倭汙也）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內守也）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越散也）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玄光內明也）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游行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

張賓王曰觀此而知作人多長物者真愚也讀其文冷然快心

袁石公曰此須勒之座右

茅鹿門曰應前用也假之于弗用

袁石公曰講學者幸發一深省

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翣（殺）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翣扇也簡賤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汙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敎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儡（雷）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敎乎（儡身身不見用儡儡然也）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許由不能行也又況齊民

袁石公曰又用仁義則甚

茅鹿門曰聖人真人與前喚應總不出養神一語

袁石公曰和盤托出

茅鹿門曰此不養神而徒

乎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扃猶閉也）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

役役體聰明之無益于治

袁石公曰點綴得妙

袁石公曰明眼人撮土成金豈從世轉

調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蹀陽阿古名倡綠水舞曲趨投節也）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始皇遺齊襄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解此環后椎破之謝曰已解矣）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

袁石公曰意見障人甚于聲色不可不亡

憂樂手足之攢 貴 疾蘞 養 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
蠆 瘥 螫指而神不能憺 憺音詹定也 蚉虻噆 雜 膚而知不
能平 噆噬也 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
而蚉虻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柰之何哉夫目察
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
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
來擢拔吾性攓 牽 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
得邪 稟猶動用也 「今夫樹木者灌以瀿 繁 水 瀿波暴溢也 疇以
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栓又況與一國

茅鹿門曰自憂患之來至此總見神之易濁而難清

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
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
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
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
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
天九鼎重味珠玉潤澤 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 重厚也潤澤有光也 洛出
丹書河出綠圖 丹書黃帝游于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綠圖黃帝云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于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齋河洛之間至于翠嬀泉大盧魚折溜而至泛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舒受之 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

袁石公曰斷四子却是

茅鹿門曰前所謂有其世而能濟者

茅鹿門曰前所謂不遇其𦯀身猶不能[illegible]

道。許由方回善卷披衣皆堯時隱士 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墮陊火中 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賢人比干析解也剝解有才士脚觀其有奇異 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爲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 當此之時。嶢山崩。嶢堯 三川涸。飛鳥鎩翼。走獸擠脚。紂田獵禽荒故獸無不被害 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

袁石公曰安妙解通字誤其說如此

茅鹿門曰此至末旁引曲證並言體道之有係于世

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縣名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閫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閫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爲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且而爲湖也勇法同命無遺脫也 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膏夏大木其理密白如膏紫芝喻賢智蕭艾賤草喻不肖 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河水濁故不得明目穉稼爲霜所凋故不得待其自熟時 故世

袁石公曰此當爲用人者道

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谿蠻夷也以柘桑爲弩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舲小船也艇一版之舟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網罟張而在下雖欲翺翔其

張賓王曰用謎語作結處

泠然

勢焉得矰弋射身短矢也機發也鳥高飛翼上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翔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此篇眼骨專重養神以體道而尤必遇至德之世而後可行多勦馬蹄胠篋諸篇而雜以弔詭之談與參同契蓋相接武　鹿門

無無始能有有此古今論道之準獨其以體道爲有係于世此未窺藩之語也安言多勦襲得匪由中宜其自呈敗闕然文勢縱橫浩漫而要言妙緒時一躍露披沙揀金自不可棄　石公

此篇多勦莊生語其自出處亦往往入細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賓王曰總言天地

袁石公曰天爲積氣地爲積形其說固有所本然天無體又曰自地以上皆天也天豈真以氣積而成者耶

張賓王曰天地間陰陽水火風雨露雷

淮南鴻烈解卷三

天文訓 文象也天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

天墬地籀文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桐鐲故曰大昭。馮翼洞灟無形之貌道始于虛霩。霍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漢垠重安貌清陽者薄靡而爲天，薄靡塵埃飛揚貌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專一作博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襲合精氣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

袁石公曰三句提綱以下皆釋之日月星辰曆家郎指爲天體

袁石公曰眼前事無人拈出

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絶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薄迫感動）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

張賓王曰此言陰陽物類之相感

袁石公曰物類生于陰陽故與陰陽相感應

袁石公曰此義本于易而小變其語

茅鹿門曰陽燧等物與國之政其感天文若應景然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

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毛）日至而麋鹿解（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謗）膲（宗本滅少也膲肉不滿膲音醮）火上蕁（覃）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末）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陽燧金也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絶賁星墜而勃海決

張賓王曰人主之感天地

袁石公曰有根據

茅鹿門曰天吏天使天期天忌四句乃一篇要領

袁石公曰自九野以下紛紛名相固有所本要在影响之間

袁石公曰九野今陰陽家兆宮也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屬會也蠶老絲成自中徹外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弄絲於戶商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絕也賁星客星也又作孛星墜隕勃大決溢也蟲食苗心曰螟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期會也雄爲虹雌爲蜺忌禁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皆星名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

張賓王曰此九天分二十八經星

先言五星所屬後言五星行度

張賓王曰此五緯星

斗牽牛陽氣始作萬物萌芽故曰變天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幽陰也西方季秋將即於陰故曰幽天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卯畢西方金色白故曰昊天或作旻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嶲參東井朱陽也西南爲少陽故曰朱天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皡太皡伏犧氏有天下號死託祀於東方之帝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色蒼角木也甲乙皆木南方火也其帝炎帝炎帝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南方之帝其佐朱明祝融執衡

袁石公曰五星伏見推步法古畧而今詳此其大槪耳質之曆法刺謬殊甚若

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朱鳥朱雀）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丁皆火）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以土德王天下死託祀于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獸黃龍（土色黃）其音宮其日戊己（宮土戊己土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青陽以金德王死託祀於西方之帝）其佐蓐（辱）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辛皆金）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以水德王天下死託祀於北方之帝）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羽水也壬癸皆水）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

而不論可也然叙次簡捷詳明與史漢天官相爲表裡

茅鹿門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宿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陿及五星所行此

午四面之中）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徧也）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譴告）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一十八歲而周太白元始

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政失于此則變見於彼若響之應聲自然之符也

茅鹿門曰八風分配八音

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以五月夏至效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牽牛效見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穀不熟

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艮卦風一名融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風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風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風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坤卦風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兌卦風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乾卦風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風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立春故出輕繫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播穀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

八節之氣聖人所以遵時用而出令授五方而定官

八風四正四維之風也應期而至則吉否則爲災先言八風之期即八節也後言順之而布政大畧與時則同

九野五官六府皆以在天者言

不張。秋分殺氣國君惛惛故去鐘磬懸垂之樂 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工其始 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

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為四方最也 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乙之庭也。太微星名太乙天神 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 四宮者所以為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 太微者主朱雀。主猶典也 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

一歲日行之度

蒙石公曰並與大統曆異以有歲差故也

此即曆元也

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南極山 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北極山 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為二繩。繩直也 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鉤。東北為報德

此篇言一歲陰陽之消長作書者當順陰陽之消息

之維也。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 西南爲背陽之維。已過陽將復陰 東南爲常羊之維。常羊不進不退之貌，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 西北爲號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將萌 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德始生也 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刑始殺也 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

茅鹿門曰蔡邕律曆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鐘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先後進退五日之中總之陰陽一盈一衰毫不可爽也

此以日景修短占歲之水旱

正而水漏。火正，火正也 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陰氣作於下，故澤而出；石精，五色之精 蟬始鳴，半夏生，蟁蝱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黃口肌血脆弱，蟁蝱鷙鳥應陰不食不搏 八尺之景，修徑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術，道徑 十二月德居

事論刑德

袁石公曰二十四時從日而生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乃爲一節○茅鹿門曰斗所指支干十五日一變因有二十四氣而於律各有所屬如圜之無端此陰陽之神妙也

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鍾者聚也陽氣聚於黃泉之下 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 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有射出見也 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任也陽氣內藏陰侶於陽任成其功 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傷則法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 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林衆鍾聚陽極陰生萬物衆聚而盛 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 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陽在外陰在中林以呂中於陽助成功 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姑故洗新陽氣養生去故就新 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

芒種之種處暑之處皆上聲俗作去聲誤

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鍾。濟止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簇簇也陰衰陽發萬物簇地而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呂侶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見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

袁石公曰今陰陽家直以本年支干爲太歲而小歲爲杓

之名不傳

袁石公曰歲此則太小二歲其權並重

袁石公曰天維建元之名今亦不可攷

袁石公曰太一天之貴神

袁石公曰閏從日月而積

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陰精粗故得氣少 陽精微故得氣多）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月十二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

袁石公曰又以見在二至推將來二至

十六分度之二十六（或作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月則明年夏至之日）歲遷六日終而復始（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木色）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色）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金色）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水色）七十二日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

茅鹿門曰五行占歲之法

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類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故毋伐木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粰浮鬻欲施恩澤。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粰鬻粥也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害故誅不法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出新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木氣溫故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㱉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不成也丙子干戊子大旱苽封熯苽蔣草也生水上相連特大如薄者也名曰封旱燥故熯也熯音染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

張賓王曰此四時司令

總結上一段

壬子。冬乃不藏。地氣發也 丙子干壬子。星墜。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 至秋三月。季秋之月 「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女主霜雪 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 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歲。雄鳩布穀 「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

袁石公曰一日日行之次今辰名止十二此乃有十四矣

茅鹿門曰日所至而萬物生之處凡十五所其間支干十二律亦以此為推驗

張賓王曰此分日晨昏之

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過 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 至于曲阿。是謂旦明。平旦也 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昆吾丘在南方 至于鳥次。是謂小還。鳥次西南方山鳥所宿止 至于悲谷。是謂餔時。悲谷西南方大壑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 至于女紀。是謂大還。女紀西北陰地 至于淵虞。是謂高春。淵虞地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度

袁石公曰晝夜之短長由于日行之南北此獨言陰陽之氣

高春時加戌民碓舂時至于連石。是謂下春。連石西北山言將欲冥下象悉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山日入于虞淵之汜，几曙於蒙谷之浦，曙明浦涯也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禹以為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長也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按以下至為四時根本在有其歲司之後此依宋本運之以

螾動生貌

茅鹿門曰此以斗所指分屬地支與十二律而兼釋律之義

張賓王曰此言十二月應十二律

文勢參差短小精悍章法句法皆入妙境

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引律受太蔟。太蔟者，蔟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

茅鹿門曰斗之所指下應十二律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所以成熟萬物也

袁石公曰人但知一之不生不知二之亦不能生也

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兹也律受黄鍾黄鍾者鍾已黄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黄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

袁石公曰五亦從三而出

張賓王曰此言十二律三

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鍾之數立焉黄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黄故曰黄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黄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黄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黄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黄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

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数

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蔈定。猶 蔈定而禾熟。蔈禾

極易誤此獨能錯綜乃爾

茅鹿門曰此度量權衡之始

茅鹿門曰陽因陰爲下生

穗粟孚甲之芒定者成也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從甲至癸 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銖也 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

陰生陽爲上生律書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

袁石公曰二十年爲一終

袁石公曰即今陰陽家之六神

袁石公曰今曆日中猶用之

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 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

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
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
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單讀明揚之明）
「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
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
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
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
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
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

舍觜巂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
申歲名曰涒（吞）灘（貪）「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
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昨）鄂「歲
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
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
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
「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
在子歲名曰困敦「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
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

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巂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日倍因。柔日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和也矣。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

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誤也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

莘鹿門曰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形經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經星亂則衆星墜矣

星部地名及陰陽相錯二段張刪移置于古名末

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巂二參九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巂參趙

莘鹿門曰經星所屬分野特撮其梗概耳至班掾所載則其疆域風土治亂靡不具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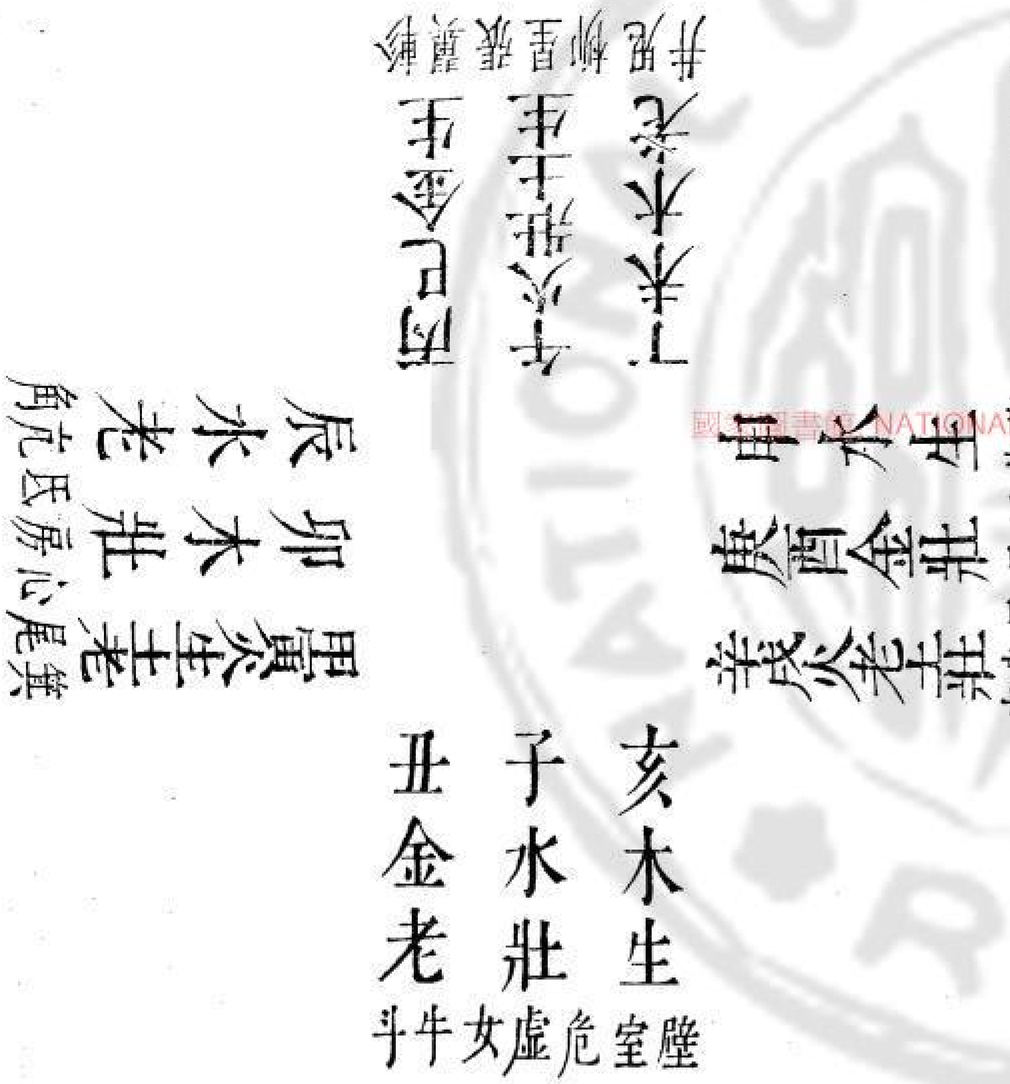
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仁故柔涼）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故布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金德斷割故修兵）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水澤冰凍故剛彊）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康盛也）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

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
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
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
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
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
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
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
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
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

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
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
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
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
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
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
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
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
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

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此圖藏本式



此圖今刊本式與前圖兩存之以備參考云

茅鹿門曰攝提格至赤奮若但以歲支占歲

袁石公曰今陰陽家有流年圖大率本此

張賓王曰此文千古名

「攝提格之歲。格起萬物承陽而起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登成也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閼蓬。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

「單閼之歲。單盡閼止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萬物過蒙甲而出

「執除之歲。執蟄徐舒伏蟄之物皆散舒而出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萬物皆生枝布葉

「大荒落之歲。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萬物剛盛

「敦牂之歲。敦盛牂壯也萬物皆盛壯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

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雝。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

「協洽之歲。陰欲化萬物和合 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屠別維離也萬物各成其性

「涒灘之歲。涒大灘修萬物皆修其精氣 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陰氣上升萬物畢生

「作鄂之歲。作鄂零落也萬物皆陊落 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萬物就成熟其煌煌

「掩茂之歲。掩蔽茂冒萬物皆蔽冒 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黓。歲終包任萬物黓音乙

赤奮若以下張本悉刪

袁石公曰日出入之景以正東西日中之景以正南北

茅鹿門曰用一

「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萬物終在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 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

困敦之歲。困混敦沌陽氣皆混沌萬物牙蘖 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陽氣始萌萬物食生

「赤奮若之歲。奮起若順也陽奮物而起無不順其性赤陽色 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一作月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表測景之法今已寖失其初愚按此殆亦管窺不足據也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其餘淮南諸儒稍襲陳語耳當分之唐貞觀中

袁石公曰正所謂天體之相去不知幾千里而總不出于八尺之景者也

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謀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岠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岠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

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

景表一段文字極難讀却極奇古

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為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論天文先之七政而次則五音六律分野支干逐一詳次其間萬異之變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洞徹終始矣 鹿門

子輿氏謂天與星辰可以故求曆家推步之術亦有定法夫物之最變動者無如天而可以往迹定法求焉則亦不得謂之變動矣然則淮南之言亦安可盡據哉 石公

淮南鴻烈解卷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九州八極山塞澤藪風水地形之總領下則詳次之袁石公曰九山九塞九藪其名其地皆屬職方所掌無有移易而

淮南鴻烈解卷四

墬形訓 山川藪澤地所載形兆也

墬形之所載。六合之閒。四極之內。四極四方之極 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地形 天地之閒。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農神之所經緯 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稼穡盛張 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五穀成大 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成也百穀成熟 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 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

九州之名猶栢刺謬何邪

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氣所隱藏 正東陽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復氣起 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在太山郡是爲東嶽王屋山在河東垣縣首山在蒲坂縣南河曲之中太華今弘農陰山是爲西嶽岐山今扶風漢陽縣北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羊腸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限 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太汾在晉澠阨今弘農澠池荊阮方城皆在楚殽阪弘農郡澠池殽欽吟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鴈門陰館句注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運都關 何謂九藪。藪澤也 曰越之具區。在吳越閒 楚之雲夢。在南郡華容 秦之陽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 晉之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 鄭之圃田。在河南中牟 宋之孟諸。在梁國睢陽東北澤 齊之海隅。隅猶崖盖海濵 趙之鉅鹿。今鉅鹿黃阿澤 燕之昭余。今太原郡 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 東方曰條風。震氣所生 東南曰景風。巽氣所生 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 西南曰涼風。坤氣所生 西方曰飂畱風。兌氣所生 西北曰麗風。乾氣所生 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 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雝州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淮水出桐栢山南平陽也 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爲經卯酉爲緯經短緯長也 水道八千里通

茅鹿門曰赤水遼水獨不爲禹所導何也

茅鹿門曰總計四海道里

覽者覺有黍米世界之意

袁石公曰自此以下皆無稽之言安益地或揣摩當世人主之意而爲此以欺之冀以售其書耳

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陸地也 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也 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 掘崑崙虛以下地。掘猶平也 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 上有木禾。其修五尋。五尋三十五尺 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木禾之西 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一說沙棠木名 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 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或作彭受不死藥器也 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宮滿一頃旋室以旋玉飾室也 縣圃。涼風。樊飦桐。在崑崙閶闔之中。閶闔崑崙門名縣圃涼風樊桐皆崑崙之山名 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原本也 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渤海大海河水自崑崙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 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

茅鹿門曰此又添出黃水丹水

藥藥草也

自窮石。山名在張掖北 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絕猶過也 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為漢陽 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高倍之也 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太帝天帝扶木扶桑在湯谷之南曊猶照也陽州東方曊音費 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葉若羅都廣南方山名 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衆帝從都廣山上下

茅鹿門曰九州之外有八殥八紘八極即騶衍稱中國於天下八十分居其一分之說

日中時日直人上無有晷蓋天地之中 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光照其下 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緣也 九州之外。乃有八殥。殥猶寅也 亦方千里。殥猶遠也 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皆藪名 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中可居者曰渚少海亦澤名 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浩亦大也 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近丹水故曰丹澤 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澤 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 亦方千里。自東

北方曰和丘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在日之南皆爲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國長不滿三尺）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方金位因爲金丘沃猶白也西方白故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流沙所出）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寒冰所積因以爲名委羽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內）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純陽用事故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盛陽積溫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金氣之始故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閶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闇都聚也玄冥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冀州）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荀）玗（于）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玗琪玉名）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

茅鹿門曰諸方物產之美皆八紘八殥八極雲雨所

生

袁石公曰如入五都之市

茅鹿門曰東西爲緯四句此地形之脈絡處

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美金石含玉之石）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今河東永安縣）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皆美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出好筋角可以爲弓弩）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豹虎之皮）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嶽泰山王者禪代所祠因曰岱嶽）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爲積刑也）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高陽主生下陰主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丘陵高敞陽也故爲牡谿谷汙下陰也故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龍淵龍之淵英精光也）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音殷啼極而無聲也）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象石堅也）險阻氣多癭（氣衝喉而結多癭咽也）暑氣多夭（夭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汙者爲衍）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也）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也）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

茅鹿門曰前山氣多男一段單說人類此則合天地之跂行蝡息者悉可槩見

草。北方有不釋之氷。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氷有不泮釋者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冠帶劒食獸使二文虎也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西方金金斷剖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悟如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為鬼能為祇怪病人也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燕春分而來鴈春分而去燕秋分而北鴈秋分而南故曰代飛代更也蛤蟹珠龜與月盛衰。與猶隨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細小也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鼈鷺鶩之屬食土者無心而慧。蚯蚓之屬食木者多力而奰。熊羆之屬奰煩腸黄理也奰音

茅鹿門曰竒偶之數應前照之以日月四句

袁石公曰此所謂必求其故者自謂窮理不知乃是捏目

閼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食葉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鷹鸇之屬食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貞蟲諸細要之屬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地故曰三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從甲至癸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

袁石公曰分疏物態却自不妨

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麋麋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爲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也龜鼈之屬鱗魚龍之屬）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鳥魚之屬）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膏豕也熊猨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指而無後（指牛羊麋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卓石）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茅鹿門曰樸核五方民生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

物產可綴禹貢

袁石公曰五段章法句法皆變

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眦，慈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卬窮行，竅通於鼻，末猶脊也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繆犀。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脅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沖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多犬馬。

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木王而生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豆火也火王而生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薺冬生中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五行之生各歸於本可以見物極則反非獨人爲蓋亦天道然哉
袁石公曰此說云何

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在中央故爲主）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

敘法妙

茅鹿門曰三十六國之民其形大異五方海外風氣之殊如此

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慎民（修長也股脚也天民肅慎皆國名）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白身）奇（稽）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隻也一臂一手一鼻三身民一頭三身）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胷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三苗在豫章之彭蠡交股脚相交切穿胷胷前穿孔達背反舌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豕喙喙如豕鑿齒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三頭身有三頭修臂臂長於身）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黑齒地在湯上谷玄股其股黑兩鳥夾之見山海經）毛民勞民（體半生毛若矢鏃勞民躁擾不定）

茅鹿門曰：鄧林與宵明燭光二事恐不實

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跂踵，踵不至地，以五指行。句嬰讀為九嬰。）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無繼，其人無嗣。）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皆日所入山名。）硥魚在其南。（硥魚如鯉，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有神二人，連臂為帝候夜，在其西南方。（連臂大呼夜行。）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昆侖華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甘樝（查）、甘華，百果所生。（皆異物。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和丘在其東北陬。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耳垂在肩上。）夸父棄其策，是為鄧林。（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而死，棄其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木也。）昆吾丘在南方。（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為夏伯。）軒轅丘在西方。（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巫咸在其北方。（巫咸知天道，明吉凶。）立登保之山。暘谷、榑（團）桑在東方。有娀（嵩）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娀，國名。簡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瑤臺，帝嚳之妃也。玄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為玄王，殷之祖。）西王母在流沙之瀕。（西王，石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水中可居曰洲。）三危在樂民西。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龍門在河淵。（龍門在河中，馮翊夏陽界。）湍池在昆侖。玄燿、不周。（玄燿，水名。一曰山名。）申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太室，嵩高之別名。）

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后稷壠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人死復生，或化為魚。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戲也。禹貢雷澤在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冢。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開母，山名，在東海中。河出積石，睢出荊山。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荊漯原，雝州浸也。淮出桐柏山，睢出羽山。桐柏山在上黨。清漳出楬戾，濁漳出發包。楬戾山在上黨發包山，一名鹿苦山，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淸河。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時、泗、沂皆水名。臺台、術皆山名。洛出獵山。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汶出弗其，流合於濟。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雝州入江。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安定臨涇縣西。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雒出熊耳。鳥鼠同穴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灃，又入河，雝州川也。上魏，山名。熊耳在京師上雒西北。浚出華竅，維出覈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衽出濆熊，淄出目飴。山名。丹水出高褚。一名冢領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股出嶕山，鎬出鮮于，涼

出茅盧石梁。鮮于茅盧石梁皆山名　汝出猛山。淇出大號。猛山一名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共縣北或曰在臨慮西　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羊。結給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封羊山名　遼出砥石。釜出景。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景山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南澤入漳其原泉沸湧正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　岐出石橋。呼池出魯平。山名呼池并州之浸今中山漢昌呼沲河　泥塗淵出樠樠山。維濕北流出於燕。流於北燕塞外也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　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皋稽閶闔風之所生也。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

窫演生海人。窫人之先人　海人生若菌。郡　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窫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蟲之先飛龍有翼　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

茅鹿門曰容羽毛鱗介五類俱由無情而之有情相代謝而盛
袁石公曰自成文章何必求解

龜。煖濕生容。煖一讀暵當風乾燥之貌 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蕃多也 曰馮生陽閼。曰馮木之先也 陽閼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先也 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也屈龍游龍 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花 容華生蔈。蔈流也無根水中草 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

李鹿門曰五土之氣上御乎天而及陰陽相薄爲雷電則復下而合於海此五行之精化生既極而歸藏其宅也

雲字疑衍

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汞 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澒水銀也 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中央之海 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 青龍入藏生清泉。清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東方之海 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土之氣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火色赤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南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礜礜石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也）玄砥六百歲生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水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

近世以來堪輿家指畫地形者或釋解經典或撰述方志競爲新異頗失其真是訓采獲舊聞考迹詩書而其文則職方氏可尋源而按者其中錯綜天地點綴宇宙如畫史矣（鹿門）

九州之內名山大川方物珍奇大畧畢具而異域之事亦居其二三至崑崙帝居益非人世所有人主覽之而有無窮之心宜矣西漢時佛書未入中國河源之窮在武帝時安言果有所本否耶　石公

敘地形井井終歸知道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四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此篇昏明中星皆舉大畧而言不與曆同在一月之內有中者卽得藏之二十八宿星體有濶狹相去有遠近故月節月中之司昏明之時前星已運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

淮南鴻烈解卷五

時則訓 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也

「孟春之月。招搖北斗第七星指寅。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白虎之宿昏時中於南方尾東方蒼龍之宿旦時中於南方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甲乙木盛德在木木王東方其蟲鱗。其音角。鱗蟲龍爲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木味酸羶木香羶也其祀戶。祭先脾。脾屬土陳設俎豆脾在前也春木勝土食所勝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氣溫故東風解冰凍振動蘇生也魚上負冰、獺祭魚。魚應陽下動上負冰也獺獱水禽也取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候鴈北。候時之鴈來北天子衣青

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依曆法也畢大畧耳

袁石公曰樸拾語殊面人目

茅鹿門曰天子四時所尚之色俱從五行其出令亦如之

衣。乘蒼龍。馬七尺已上曰龍服蒼玉。建青旗。服佩也熊虎曰旗食麥與羊。麥金穀羊土畜金土以老食所勝也先食麥以麥爲主服八風水。爨萁該燧火。取銅槃中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取其木燧之火炊之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琴瑟木也其兵矛。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其畜羊。羊土木之母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明堂中方外圜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行令於左个之房東向堂北頭室也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布陽德施柔惠也慶善賞賜予也省減徭役之勞輕其賦斂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迎春也郊郭外八里修除祠位。幣

袁石公曰此則不妨因與

茅鹿門曰順木德而尚仁恩

袁石公曰精稷相召亦是大畧如此是責勞而報情也是復成天道乎

茅鹿門曰孟春行夏令此乃火之氣所泄行秋令此乃金之氣所

禱鬼神。犧牲用牡。祠位壇場屏攝之位幣圭璧禱求福也人神曰鬼天神曰神犧牲用牡尚闕潔也禁伐木。春木王當長養故禁之毋覆巢。殺胎夭。毋麛。毋卵。胎獸胎懷妊未育者也麛子曰夭鹿子曰麛卵未鷇者禁不得取蕃庶物也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骴。大衆城郭妨害農功骼骨有肉掩覆薶藏也骴音慈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首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稼不入不熟也正月官司空。其樹楊。司空主土春土受嘉禱故官司空也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其位東方。其日

寫行冬令此亥水之氣所淫

茅鹿門曰呂覽作育穉不入

茅鹿門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

茅鹿門曰化化又復其形之謂故鷹化為鳩鳩復化為鷹若腐草為螢雉為蜃雀為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李布公曰此猥褻而語雅馴

茅鹿門曰仲春行秋令此酉金之氣所寫行冬令令子

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蒼庚鳴。鷹化為鳩。蒼庚黃鸝也鷹化為鳩喙正直不鷙擊也 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堂中央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囹圄法室省輕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止禁也 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句屈生者萌直生者長養幼小存孤獨所以順陽氣故句萌以通達 擇元日。令民社。元善也社祭后土所以為民祈穀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分等也冬陰閉固雷伏不發是月陽生雷始發聲也咸皆動蘇生也 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鐸木鈴金口木舌且將也 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聾通精癡狂之疾 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度丈尺量釜鍾鈞等也衡石稱也百二十斤為石角平也斗稱量器也 端權槩。端正也稱錘曰權槩平斗斛者 毋竭川澤。毋漉鹿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戎旅征伐之事 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尚生育故不用犧牲更代也以圭璧皮幣代犧牲皮謂鹿皮也幣謂玄纁束帛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行

水之氣所浸行夏令于火之氣所泄

夏令則其國大旱煗氣早來蟲螟爲害二月官倉其樹杏二月興農播穀故官倉也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朱雀之宿牽牛北方玄武之宿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桐梧桐也田鼠鼢鼠也鴽鶉鴽也虹始見萍始生虹螮蝀也萍水藻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右个南頭室曰右个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舟牧主舟之官天子將乘舟而漁故反覆而視之恐有穿漏五覆五反愼之至矣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焉猶於也薦進也鮪魚似鯉而大進此魚於寢廟祈於宗祖求麥實前曰廟後曰寢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宣泄不宜吝嗇閉藏也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振乏絕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振救也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使人聘問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問禮之將與爲治也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水土之官下水上騰恐有浸漬傷害五穀故循行徧視之也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

茅鹿門曰在內則命有司奉行在外則兌諸侯奉行皆天子之德惠也

餧餒同

茅鹿門曰王者親耕故后妃親桑以爲天下先

境止。田獵。罼（畢）弋罝（嗟）罘。（浮）羅罔餧。毒之藥。毋出九門。（罼掩網也弋繳射也罝罘皆捕獸之罟羅網皆捕鳥之罟小網長柄謂之罼用以掩兎也餧喂之也藥毒藥也七物皆不得施用於外以其逆生道也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乃禁野虞。毋伐桑柘。（皆可養蠶故禁民伐之）鳴鳩奮其羽。戴鵀降于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戴鵀戴勝鳥）具樸（薄）曲筥筐。（樸持也三轉謂之樸員底曰筥方底曰筐皆受桑器）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樂所以移風易俗故擇吉日大合之以致歡欣）乃合纍（蘔）牛騰馬。游牝于牧。（纍牛特牛也騰馬騰

茅鹿門曰季春行冬令丑土之氣所應行夏令未土之氣所應行秋令戌土之氣所應

駒跳躑善將羣者也游從牝於所牧之地風合之）令國儺。（那）九門磔。（責）攘以畢春氣。（儺散宮室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如今驅疫逐除是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草木上疎曰肅）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三月官鄉。其樹李。（三月科民戶口故官鄉）

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朱鳥之宿婺女一曰須女北方玄武之宿）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丙丁火也盛德在火火王南方）其蟲羽。其音徵。（羽蟲鳳爲長徵火也）律中仲呂。

茅鹿門曰順火德所尚長養

茅鹿門曰孟夏行秋令申金之氣所逆行冬令亥水之氣所傷行春令寅木之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也焦火香焦 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回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神託祀於竈是月火王故祀竈肺金也 螻蟈國鳴。丘螾出。螻蟈蝦蟇也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鳴 王瓜生。苦菜秀。王瓜萆挈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不榮而實曰秀 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食菽與雞。雞豆皆屬火 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火王南方故處南宮也竽笙空中像陽故吹之 其兵戟。戟有枝榦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 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南向堂當盛陽故曰明堂東頭室故曰左个雞羽蟲陽也 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迎夏也南郊七里之郊 還乃賞賜。封諸侯。修禮樂。饗左右。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太尉鄉官才過千人爲傑 行爵出祿。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麥始升故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孝也 聚畜百藥。靡草死。陰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 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決謂決遣之不收繫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四方之民來入城郭自保守 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春令。則螽蝗爲敗。暴風來、

氣所淫

茅鹿門曰月令以反舌爲蝦蟇未知是否

格秀草不實。當秀之草不長茂　四月官田。其樹桃。勉農事故官田也

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蒼龍之宿危北方玄武之宿

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螳蜋世謂之天馬一名齕肬　鵙決始鳴。反舌無聲。鵙博勞鳥也五月陰氣於下博勞應陰而鳴反舌百舌鳥也能辨變其舌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故無聲也

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　命樂師修鞀

鞞琴瑟管簫。調竽篪。池　飾鐘磬。執干戚戈羽。羽舞者所持謂也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帝者天之主宰盛樂即鞀鞞以下樂器　天子以雛嘗黍。雛新雞也不言嘗雞而言嘗黍者以穀爲主也　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也含桃鶯桃鶯所含食故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　禁民無刈藍以染。毋燒灰。火之滅者爲灰　毋暴布。暴暴之于日也布者陰功所成不可以小功干盛陽也

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閭里門順陽氣散布在外當出入故不閉也關要塞市人聚也無索不征稅也蓋當時氣盛大之際當體之而行寬大之政　挺重囚。益其食。挺者緩也　存鰥寡。振死事。振起也先人死難者振起其子孫　游牝別其羣。執

茅鹿門曰仲夏行冬令子水之氣所傷行春令卯木之氣所淫行秋令酉金之

騰駒班馬政是月牝馬懷胎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駒騰駒傷其胎育故執之班告也騰駒騰馬也馬五尺以下曰駒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至極也陽盡午中而微陰妙重淵此陽陰爭辨之際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事無徑當請詳而後行晏安也陰道靜故曰晏陰鹿角解蟬始鳴解墮也半夏生木菫榮禁民無發火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臺榭順陽宣明也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至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五月

氣所淫

茅鹿門曰四時中惟季夏之位曰德爲音數味甘臭衛與孟夏仲夏不相叶蓋戊己寄旺於中央而此月爲陽消陰長之會故云子所尚之色亦從而變土寄四季而獨王于季夏故列于此

茅鹿門曰順土德而尚黃

官相其樹榆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蒼龍之宿奎西方白虎之宿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戊己土盛德在土土王中央其蟲蠃其音宮律中百鍾其數五百鍾林鍾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臭香也其祀中霤祭先心心火也涼風始至蟋蟀居奧蟋蟀趣織也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蚈鷹自習擊蚈馬蚿一曰螢火蚈音谿天子衣苑黃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順土色食稷與牛稷牛屬土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其畜牛朝于中宮中宮大室乃命漁語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漁人掌漁官蛟鼉黿皆魚屬鼉皮可

茅鹿門曰季夏行春令辰土之氣所應行秋令戌土之氣所應行冬令丑土之氣所應

斗南斗非北斗

作鼓鼉可作羹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鼉神可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令滂人入材葦。滂人掌池澤官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天子畿方千里分爲百縣畿內之縣也四監監門郡大夫秩常也常所當出芻聚之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稃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黑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質美良善也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宣徧明鮮明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土潤

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有時雨燒薙行水灌之可以成糞田疇美土疆之界畔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災。高下皆有水潦陰氣通差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內其樹梓。植稼成熟故官少內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旦畢中。斗北方玄武之宿畢西方白虎之宿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庚辛金也盛德在金金王西方其蟲毛其音商。毛蟲虎爲之長商金也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肝木也涼風至白露降寒

袁石公曰：此則呂覽所無，然不可無也。

茅鹿門曰：順令德而尚斷制。

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鷹搏鷙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謂之祭鳥。始行殺戮，順秋氣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白，金色。白馬黑毛曰駱。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金王西方，故處西宮。其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總章，西向堂，西方總成萬物而章明之，故曰總章。狗，金畜。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損氣，陰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軍率，軍將。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決，斷；平，治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贏，盛也。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郭，繕宮室。所以為水潦之備者，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封侯，列土封邑；大官，九命之爵；重幣，金帛之幣；大使，命卿使之。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寒暑相干，故不節；多瘧疾，寒暑所生。七月官庫，其樹楝。庫，兵府。秋節整兵，故官庫。楝實鳳凰所食，秋熟音練

茅鹿門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也。

茅鹿門曰：孟秋行冬令，亥水之氣所泄；行春令，寅木之氣所損；行夏令，巳火之氣所傷。

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觜巂中 牽牛北方玄武之宿 觜巂西方白虎之宿 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 候時之鴈從北過南寒氣至 羣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

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 西向中央室 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橈 枉曲橈弱也 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稃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

采當作菜

案芻豢 草養曰芻穀養曰豢 案其簿書閱租之 視肥臞全粹 全無虧缺 粹毛色純 粹音祟 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 難 以御秋氣 御止也止秋氣不使爲害 以犬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 國有先君之宗廟曰都 無曰邑都曰城邑曰築 穿竇窖 告 修囷倉 穿竇以通水不欲地濕也 穿窖以盛穀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涸竭也 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 理通也 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

茅鹿門曰：仲秋行春令，則木之氣所應；行夏令，午火之氣所傷；行冬令，子水之氣所泄。

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氣熱，故蟄蟲不藏，五穀復生。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八月官尉，其樹柘。尉，戎官，是月治兵，故官尉。 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虛，北方玄武之宿；柳，南方朱雀之宿。 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後至者為賓。大水，海水也。 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菊色不一，而專言黃者，金氣王，黃為正。戮猶殺也。 天子衣白

袁石公曰：十二月纍此，則斐然可觀。

合諸侯二句連下文爲文。

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要，簿書也。 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天子籍田曰帝籍，收所收之穀神倉倉也。 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天寒難成，故百工休，不復作器。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凝聚而至。 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上旬丁日入學宮，吹笙竽，習禮。樂饗上帝，用犧牲，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各以其命數也。 為來歲受朔日，與諸

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
為度受朝日如今計吏朝賀豫明年之曆日也度者職貢多少有常乃教於田獵以
習五戎戎兵也刀劍矛戟矢曰五戎命太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授
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級等也授當車者以高下各隨其等級正立設陳也屏樹
垣也司徒搢晉朴北嚮以贊之搢插也朴以教導插置帶間贊相威儀也司徒
主衆教導之也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服猛厲之服廣其所
佩之飾以取禽命主祠祭禽四方主祀典祀之官祭禽四方祀始設禽獸者報其功不
知其神所在故博求之於四方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
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俛伏也無留斷也收祿秩之不當供

茅鹿門曰季秋行夏令未土之氣所應行冬令丑土之氣所應行春令辰土之氣所應

養之不宜者不當謂無德受祿不宜謂無勳於國不宜養通路除道從境
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
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仇窒殃敗也鼽
窒鼻不通利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
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墯師旅並興九月官候其
樹槐候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官候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
七星中危北方玄武之宿七星南方朱雀之宿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
德在水壬癸水盛德在水水王北方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甲蟲黿為之長
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水味鹹臭腐也其祀井祭

先腎。或作行行門內地腎水自用其藏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虹陰中之陽陰盛故不見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順水德也熊與虎曰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水王北方故處北宮其兵鎩。晒其畜彘。彘水畜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羣禁。順陰閉諸所當禁也禁外徙。閉閭大搜客。禁舊客爲露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爲觀釁也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誅治也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蹈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孤寡皆

茅鹿門曰順水德而尚陰刑

存恩矜恤之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楗塞閉。慎管籥。固封璽。城郭欲其厚實故言修門閭備禦非常故曰警楗鎖須閉鎖筒管籥鎖匙楗閉或有破壞故言修管籥不可妄開故言慎璽印也修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飾治也紀數也棺槨衣衾薄厚各有差等故審之營丘壠之小大高庳。卑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也丘壠冢也大高下各有度量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堅致爲上。案視度法堅致功牢也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苦惡也慢不牢淫巧非常之巧是月也。

茅鹿門曰孟冬行春令寅木之氣所泄行夏令巳火之氣所損行秋令申金之氣所淫

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蒸冬祭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福祥日月星辰為天宗

大禱祭于公社。畢饗先祖。禱求也公社后土生為上公故曰公畢饗先祖先公後私之義

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

角力勁。肄習也勁強貌

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掌水官師長賦稅也

毋或侵牟。牟多也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十月官司馬。其樹檀。冬講武故官司馬

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玄武之宿軫南方朱鳥之宿

其位北方。其日壬

茅鹿門曰周禮仲冬發大闕此言無起大衆蓋本呂氏之書然耳

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鳱天鳴旦不鳴。虎始交。鳱鳴夜鳴求旦之鳥陰盛故不鳴虎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交讀校

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偽之人。命曰暢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故命曰暢月

命奄尹。申宮令。尹正也申宮令重戒敕也

審門閭。謹房室

必重閉。（助陰氣）省婦事。乃命大酋。秫（禾）稻必齊。麴蘖必時。（婦事，婦功。大酋，酒官之長。秫稻麴蘖，釀酒材。齊，多寡中度。時，制度及時。）湛（審）熺（熾）必潔。水泉必香。（湛，漬。熺，蒸炊也。潔，無所污。香，無穢惡之氣。）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陶器，瓦器。良，無罅漏之失。得，適生熟之宜。）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冬，北方，中水德至盛，故為民禱祀之。）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呵問也。）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絲竹金石之聲。色，美色。）寧身體。安形性。

閉情欲也。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丘蚓結。麋角解。（荔，馬荔草。芸，蒿菜名。結，屈結也。麋角解墮，皆應微陽。）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涂（塗）闕庭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

茅鹿門曰：仲冬行夏令，午火之氣所克；行秋令，酉金之氣所淫；行春令，卯木之氣所泄。

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冬成軍師，故官都尉。）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氐中。（婁，西方白虎之宿。氐，東方蒼龍之宿。）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

鴈北鄉，鵲加巢，（鵲感陽而動）雉雊雞呼卵。（雞呼鳴求卵）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旁磔，四面皆磔。出土牛，今鄉縣出勸農耕之土牛於外是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耦，合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大而可析謂之薪，小而束謂之柴，薪燎炊也，爨及夜燎之用）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日窮于次者，次玄枵也。紀，會也，月與日相會，窮盡於玄枵也。星周于天者，謂二十八舍更見南方，至是月周匝也）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賦，布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為祆，（祥同）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十二月官獄，其樹櫟。（歲盡刑斷，故獄官也。櫟可以為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為然）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

茅鹿門曰：季冬行秋令，戊土之氣所應；行春令，辰土之氣所應；行冬令，未土之氣所應。

茅鹿門曰：五

位之極其氣
與守土異故
更隨地制令

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朝鮮樂浪縣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東至日出
之次榑（扶）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榑木榑桑）太皞句芒之
所司者萬二千里（句芒木神司土也）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
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
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南
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日在其北故北戶）貫顓頊之國
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祝融火神）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
振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

另一文法

後封建侯立賢輔（應陽施也）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
山（自從也絕猶過也）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
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
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后土土神）其令曰
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露潤也）無不囊懷溥氾
無私正靜以和行稃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
之歸（土四方之主故曰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
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
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蓐收金神）其令曰審用法誅必

皐備盜賊禁姦邪飾羣收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應金斷也）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晦瞑也）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玄冥水神）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贏長縮短）仲春始出仲秋始內（二月播種八月收斂）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四月陽安十月寒肅）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陽施刑刑獄）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不零落）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不解凍）八月失

袁石公曰識論新創不覺其爲排比
茅鹿門曰六度語甚道古疑亦先秦所傳

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不華而實 春行夏令泄。陽發泄 行秋令水。行冬令肅。氣肅急 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蕪穢生 行冬令格。恩澤格不流下 秋行夏令華。樹華茂 行春令榮。生榮華 行冬令耗。零落耗也 冬行春令泄。布散發泄 行夏令旱。行秋令霧。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爲物宗。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巧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銳利挫折也 流而不滯。流行滯止也 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紀道也 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爲物平。平評也 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垸。復還垸轉也垸音患 優而不縱。廣大以

行叶音杭
明叶音芒

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簡寬舒貌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氣類理達也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敎敎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理也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憒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羸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

因冀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大較從呂覽中撮其要寡其煩至後五位六合六度乃其所創撰而綴之者鹿門

時以作事亦謂耕耘收穫之類耳若刑賞之類亦必因啓閉之令而爲之則奸邪可以肆志于春夏而善良屯膏于秋冬矣先王之則果如是

否即 否公

時則訓揔之月令呂覽然寖失故武並芟之後

段六制雜出韵語詞旨遒質存一體焉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五終

袁石公曰臨之在上賁之

淮南鴻烈解卷六

覽冥訓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隆病。晉國赤地。白雪太乙五十弦琴瑟樂名神物謂玄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平公晉君癃病篤疾赤地旱也德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齊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有女利母財令嫁婦婦不肯女殺母誣婦婦不能明寃結叫天天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毀公支體海水爲之溢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葈。洗權輕飛羽。尚主也葈葈耳葈名主是官者至微賤瞽師庶女復賤於主葈也然而專精厲猛也意。委務積

淮南鴻烈解　卷六

在旁昧者不知乃以爲遠耳

張賓王曰警悚

茅鹿門曰魯陽公撝日事頗不經然觀瞽師庶女之賤精誠尚爾動天則日反

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上帝神明人有罪雖自隱竄藏猶見誅害「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陽侯陵陽國侯也溺死能爲大波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揮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退三舍。魯陽楚之縣公撝揮也撝日令反却行三舍舍次宿也夫全性保眞，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

三舍疑亦天助歟

袁石公曰天與人本自無隔寧得不通

茅鹿門曰雍門之哭與秦青之槯相似

茅鹿門曰弋射繳拔而以知道術稱此

爲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爲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爲宮室懷猶囊也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于人形，外直偶于人形而內有大道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居近之因以爲氏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歍鴦唈。遏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歍唈失聲也狼戾猶交橫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言不可學而得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君形者精

亦先生之寓言

袁石公曰可謂直指示人矣而人終不信必欲末能何也

張賓王曰上下感通之理慱洽精微

袁石公曰感動卽不無卜度卽不得

神也 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 而詹何之鶩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善釣令魚跳鶩來趨鉤餌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圍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以蘆草灰圖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鯨魚大魚長數里 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外向爲譎 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雲似草莽水雲似魚鱗 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

茅鹿門曰東風至至此言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

茅鹿門曰以下論無爲之道凡有天下者當順遠近因四時然後可以立功成業

類所以感之。旱雲亢陽似煙火涔潦水雲出於涔似波水 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閒。巧歷不能舉其數。物類相感者衆雖工爲歷術者不能悉舉其數 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手雖覽得微物不能得其光 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傳說歿託精於辰尾星 故至陰飂留飂。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有陽無陰亦不能生物 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招遠人當以無爲 親近者使無事焉。親附近者當以無事 惟夜行

馬不以走以糞田車不以横遠方此皆至德之所致

袁石公曰說盡知人執指

茅鹿門曰觀藥與火不異

者為能有之。夜行論陰行陰行神化故能有之「故郤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道自無私人有能不逆順耳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殊死殊斬

體有定所謂順之者利逆之者凶

袁石公曰破得妙

茅鹿門曰物不可以輕重論應得失之度深微窈冥

袁石公曰究竟之談

茅鹿門曰耳目之察心意之論即非無為而持自然之應

袁石公曰別是一機

而死王孫綽以一劑藥愈偏枯之病因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明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薄落涇水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區越人善冶劍淳鈞古劍紂為無道，左強在側。左強紂諛臣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

茅鹿門曰利害禍福不可求而得亦應深微窈冥

袁石公曰古人云轉急轉遠盖此意

茅鹿門曰淮南文往往飾喻上轉喻若纍層臺而此篇尤勝

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忽然來至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欲遠之道反在側欲求之去人已遠也）不得其道若觀鯈魚（鯈魚小魚可觀見而不可得）故聖若鏡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乃失道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

袁石公曰議論雖本之前人而文氣悠揚故自可讀

由也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純一溫和淪沒諭潛伏也鈍悶無情也）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赤螭青虬皆龍屬）天淸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梅草實）嚌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蛇鱓自以爲能勝赤螭青虬）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素白也黑雲升於朝也）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降下也扶風疾風凍雨暴雨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雨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襲入咆嘷也）猨狖顛蹶而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赤螭青虬之游冀州與鳳凰之翔至德皆所謂純溫純悶未始出其宗故蛇䱇燕雀不能知

茅鹿門曰蛇䱇之狎螭虬燕雀之爭鳳凰此皆明于小而不知其大以喻世之狃小術昧大道者

木枝。狖猨屬 又況直蛇䱇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雄曰鳳雌曰凰爲至德之君而來翔也 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溢也 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交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燕雀自以爲能佼健於鳳凰也 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翺翔四海。曾猶高也翼一上一下曰翺不搖曰翔 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砥柱在河東太陽之東 邅回蒙汜之渚。邅回猶徜徉也蒙汜日所出之地 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躡至也都廣東南山名言鳳凰過都廣之野送日入抑節之地翔之廣也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鶬鶴。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注喙喙注地不敢動裔邊也

茅鹿門曰小動之迹乃王良造父之御大節之所由乃鉗且大丙之御小動唯任智巧大節則通于太和旨臥以遊其中而不知其所由也

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整齊不差斂諧調諧也 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畢疾也 安勞樂進。馳騖若滅。言疾也 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騑驂也 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燿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言其御疾歸碣石之鴈疾過之也 軼鶤鷄於姑餘。自後過前曰軼

袁石公曰：尋常事耳，一經諸子口吻，便自奇特。

茅鹿門曰：引力牧、太山稽，與王良、造父之御同意。

鶤鷄鳳凰別名，言其御疾，軼過鶤鷄於姑餘山也。

騁若飛，騖若絕，縱矢躡風，追猋歸忽，猋音標，光中影忽恍惚也。朝發榑桑，日入落棠。榑桑即扶桑，桑落棠山名。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踰一作諭。此以弗御御之者也。弗御御，道術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黃帝師。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

袁石公曰：堆塞處便不堪。

茅鹿門曰：極力形容，博士家採入時藝中，則富麗絕人矣。

茅鹿門曰：力牧、山稽之輔黃帝，其力非不大，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以其治日月陰陽，節四時，正律數，猶

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飛黃，乘黃也。皁，櫪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攫，撮也。於是女媧鍊五色

任智故陷未通於道德也　袁石公曰無荒唐之事不成宇宙之大

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力牧、太稽殺之以止雨。）積蘆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為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方榘圓寸龍寢繩直身西臥）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亂氣。）當此之時，臥倨倨，（虛倨）興眄眄。（倨倨，臥無思慮；眄眄，視無智巧。）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蹎蹎，（蹎）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

茅鹿門曰詳虙戲氏之道如此　茅鹿門曰言夏桀不及虙

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黃壚，黃泉下壚土。）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中為服，旁為驂。有角為龍，無角為虬。應龍，有翼之龍。）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黃雲絡車，白螭導前，奔蛇騰蛇從後，皆瑞應也。）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于太祖之下。（宓，寧；穆，和；休，息也。太祖，道之太宗。）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皆明也。）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隱，藏也。）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

戲之也

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縮，藏也。和氣不復行也。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不為民所安，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羣臣準上意而懷當，準，望；懷，思；當，合也。合主意也。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像，循隨也。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壞裂，言不禮於神。容臺振而掩覆，容臺，禮容之臺，不行禮故振動而敗。犬羣嘷豪而入淵，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嘷而入淵也。豕銜蓐而席澳，豕銜其蓐席入澳。

袁石公曰：說哀亂仍不寂寥肅悲。

茅鹿門曰：折勝嘯吟，雖出神經怪誕，其真質殆未可知。

茅鹿門曰：夏桀之世，但積壞樂扇有亂徵，無亂形至。

美人挐袽首墨面而不容，草與髮并編為挐，首不修容飾也。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故吞炭自敗。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禮壞不盡哀，樂崩不聽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頭上戴勝，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長嘆。飛鳥鎩翼，走獸廢腳，山無峻榦，澤無注水。峻榦，美材；注水，渟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薠，莎，草名；薠，音蹯。金積折廉，璧辟襞無理。金積，折其鋒廉；璧文襞重，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磬龜無腹，磬，空也。象磬數鑽以卜，故空盡無腹。蓍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南北為縱，西東為橫。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

七國則日尋甲卒扶傷載道以其時各制法任力之極而不可止也

袁石公曰都是尋常口吻

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衝車大鐵著其轅端所以衝城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瘞之以為京觀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百人皆死一人得反是故質壯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厮徒馬圉。軵車奉饟。厮役徒眾也牛曰牧馬曰圉軵推也饟資糧也道馬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衣不完民窮也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攜引也奮首民疲仆路僶能搖頭言疲困也身枕格而死。格榜楚也役賦不畢者榜之於格上不得下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

茅鹿門曰歷代叙下獨尊武帝此孔子定哀之春秋為其切當世之文而闊褒忌諱之詞耳

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葅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為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漢孝武皇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

茅鹿門曰鉗且大丙虙戲女媧總結前意其旨只在無爲故下遂言申韓商鞅之治不得其本

茅鹿門曰鄭人鑄刑書叔

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巧之能）修太常隳肢體絀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修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嘤（雜）喋（䐑）苛事也（嘤喋猶深算也言不采取煩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掩雉雖不得猶當更從其上風言猶當以道德爲本）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挬（孛）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

向遺子產書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申韓商鞅之爲治其弊正坐此

茅鹿門曰申韓商鞅不知治之本羿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其於喪亡等也

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殫病也）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絶者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瀇（壙）瀁（養）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敕）而無源者（瀷雨瀆疾流者）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姮娥羿妻羿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悵然有喪無以續之（羿悵然若有所喪亡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

袁石公曰結語曠遠令人深思

張賓王曰健

藥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覽冥語多無次特摭拾異典聯綴其間而古今事類之神怪者如觀牛渚之燃犀足當遊神玄覽之一助 鹿門

其大意本在天人相應而謂利害禍福不可求此善於立言者也 石公

此篇論天人之應而終之以道德為本蓋道德刑罰爭和有應也第不屑屑相照耳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六終

袁石公曰想昆之論所以息世人

茅鹿門曰精神骨骸從二神經營天地來

袁石公曰圓覺云四大各

淮南鴻烈解卷七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 窈窈冥冥。芒莽芠枚 漠閔。澒項濛鴻贛洞。同 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 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混生俱生也 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滔大貌 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蟲。煩亂也 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入天門骨骸有形反根歸土 是故聖人

雖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此意

茅鹿門曰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故老者以性命爲宗旨所以有欲無欲觀其竅妙卒歸之致虛守靜以觀其復佛者以虛寂爲宗旨絕情去念不落言詮而要歸之不即不離以爲覺見法此二氏之所以玩忽世事吐棄物理而全其精神者

袁石公曰五藏五官分配並誤

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禀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始有如膏二月而胅。跌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歙。翕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九解謂九千爲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踆逡烏。踆猶蹲也謂三足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

袁石公曰養命之道

茅鹿門曰盛言保其精神之益柴胥頭人云合之則爲元精用之則爲萬靈可爲印證

行。薄蝕無光。薄迫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省矣。胸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僻邪也勝或作遯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

茅鹿門曰此精神外淫之害

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欲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袁石公曰命宗下手處只此二字

張賓王曰精[illegible]

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越人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

袁石公曰文氣亦古

茅鹿門曰以我爲坯卽鼠肝蟲臂之喻

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萬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爲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坯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爲人無所離之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敍繇役麤爲休息。讀之慨然人世之感

張賓王曰。達者之言

茅鹿門曰。埏埴汲水三喻

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强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事治也〕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賤己。己不憎。人尊己。己不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攫撮援引也〕譬猶陶

總見生死之不足喜憎利害。應前生何益死何損。其文勢烟波嫋娜

袁石公曰。亦說得達

張賓王曰。說及此。使人戀生憎死之情渙然都解

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纍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靜則與陰俱

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雜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煬養）以順于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

無變於己。故曰至神。所謂眞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崖也。音飯）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抮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釁也。）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然而往。（渾音

茅鹿門曰大澤焚四句王倪所以論至人者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話看

張賓王曰意遠文腴

揮遂然而來（渾轉行貌遂謂無所為忽然往來也）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喻無為也）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然後乃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為紃廵有待而然（紃者法也）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廓惝（廣）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欺醜也（䫏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䫏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䫏醜言極醜也）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不濁其精不勞其神）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不散之貌）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神內守其智不萌無思念魄陰神魂陽神陰不沈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居無形容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

茅石公曰許多說話只是虛無二字之別號

茅鹿門曰此一段其言荒忽虛幻令人窅無入手處此佛氏之所以勒名高趣情於空虛而遊溟涬者也

茅鹿門曰精神登假於道節近世方士所備稱盛焉藥物火候而結胎入聖之論其肯李少君文成樂大諸人方以此說遊相進幸以淮南所招致儒者亦多剽其外郛而筆之耳

茅鹿門曰老獺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則自無情而之有情賢女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則自有情而之無情此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也

袁石公曰識得生生化化者便知生死落處

茅鹿門曰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自足養神上乘數句始

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扇也。（嬗傳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假至也）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養形之人屈伸顛非真人之道不足以亂真人之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為。（癩者狂者精神散越故曰神有所遠徙）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抮。而未始有極。（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化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形）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眾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

得胷襟何等識量

堯乃輕天下者

禹乃細萬物者

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素題者，不加采飾。不枅者，不施欂櫨。枅音雞，或作訮。）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辣）粢之飯，藜藿之羹。（糲，粗米。粢，稷也。）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蝘蜓。蜓音廷。蝘蜓，蝴蜴也。）顏色不變，龍乃弭耳

壺子乃能齊死生者

子求乃同變化者

茅鹿門曰：輕細齊同四字俱下得有深味，觀堯禹等事自明，從此悟入，亦不二法門矣。

茅鹿門曰：至

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徵，兆也。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䐃（歁）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燭營讀曰括撮。）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

人節上堯禹壺子子求不拔不開不絕不死總之積神凝聚胷中別有一般境界如所處絕雲霓負青天而莫之夭閼節鳳凰不能與之儷其遊勢位爵祿又不啻鴟得腐鼠仰而嚇之矣

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紾。紾轉也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鴳乎。儷偕也斥澤之鷃飛不出頃畮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華周皆齊士爲君伐莒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

茅鹿門曰晏子殖華使爲義者且不爲勢位爵祿所羈絡益見至人超然濁俗之上

不可遂戰而死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讓位不受兄國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子罕宋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與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讓天下

張賓王曰：此段語致尤覺娟娟爽爽。

茅鹿門曰：讓天下讓國辭重祿淵號爲獨行至於門君子甘之者節其餘爲長物可知所以大義人表員

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

大言此身便如游釣天帝宮，而世界祿祿，恐如野馬塵埃矣。

茅鹿門曰：窮鄙之社一段，乃人人見小不知大者。

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義，死君親之難也。大言，體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始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或作聆聆，猶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圖，國籍也。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蓋，覆。餘，饒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羨，過。和，適也。

茅鹿門曰破陰墜陽內崩生狂則神不守宅而骨骸從之

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敖地名倉穀藏也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篅顓篭頓有其井，一實也。篅篭受穀器井家人之井水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眛，以生而若死。眛暗厭也楚人謂厭為眛喻無知也終

袁石公曰誠知此則知我之何存矣

茅鹿門曰巖穴之休脩夜之寧此凝精存神者道造自在景象後養生家洽其咳唾遂衍為跏趺入定之說以譁衆而形骸且桎梏

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钁矍臿，負籠土。繇役也揭舉也钁斫也臿鏵也籠受土籠也盬汗交流，喘息薄喉。汗濈如盬也薄迫也喉氣衛候也當此之時，得茠越下，則脫然而喜矣。茠蔭也越脫舒也言繇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架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踡權跼局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

矣

茅鹿門曰牆之立不若偃水之凝不若釋此淸淨無爲而入至道之意

袁石公曰世所號爲淹貫者亦只多湊得些子綴亂不得此二字

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牆乎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飮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悲哀也達至道者則不然

袁石公曰得決自在

茅鹿門曰顏淵季路子夏伯牛學雖各有差豈不所

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掩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葅於衞子夏失

稱至人眞人耶其天歲而殖而失明而屬天厄之也謂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漢儒之駁而不揆之道如此

茅鹿門曰子夏戰勝故肥又何以前謂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

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馮依玩弄也

茅鹿門曰見儒者以刑禁人欲樂不若禁其欲樂之心應前原心反本

袁石公曰窮諸玄辨竭世樞機到頭總歸無用不特世味爲然也

茅鹿門曰欲樂之心所以雖禁祇爲不知其無所用故有貪大鍾利垂棘豔驪姬甘易牙淫

豈爲貪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然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髯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爲上肴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仇由之君貪受鍾爲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

女樂而自取國亡身死之禍

莘鹿門曰冬箑夏裘此設爲外物無所用之喻人惟欲閑不破此其趨身入世路之羅罩爲悲人知其無用則紛塊求空見空而不見規又何須惱掣礙之有

莘鹿門曰火男情欲權勢功化由貪大鍾虞君利垂棘獻公黜驪姬桓公甘易牙胡王淫女樂此其如火消膏不亡滅不止也誠知去火則數者之禍何自而及前言原心反本者正此意

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遂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亂四世者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桓公卒五公子爭立五月不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亾上地。胡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戎得其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巳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無用於巳。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劉箑扇也楚人謂扇爲箑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

火而巳矣。

通篇類養生家言其辭多襲老莊而於性命之秘尚未盡洩學者以悟眞篇參之方有究竟 鹿門

見世間物種種有用何時能反本還元若知其無用便不難覷破未生時消息矣 石公

淮南鴻烈解卷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八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治亂之由得失有常也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太清之始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暴物寂漠不擾民 質眞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在內者志出外者身所行也 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文文章便利也 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侻脫而順情。略約要侻簡易 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愉和僞虛詐也素樸飾巧也 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卦入卦兆契龜之兆所以占吉凶也 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

茅鹿門曰三皇之世則天地四時風雨日月五星無不順軌瑞物畢至機僞不萌所謂與造化者相雌雄也

於陰陽。一和于四時。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軌道循順也當此之時。玄元至碭蕩而運照。碭大也盛德之君恩仁廣大偏照四海也鳳麟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機械詐僞。莫藏於心。逮至衰世。鐫山石。鐫猶鑿也求金玉也鍥結金玉。擿蚌蜃。鍥刻金玉以爲器擿猶開也開以求珠也消銅鐵。而萬物不滋。滋長也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胎獸胎也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

茅鹿門曰以下極言衰世機械巧作而以禽獸草木民生分次其禍

漁。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藏餘府庫實也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敘。雷霆毀折。雹霰降虐。氛霧霜雪不霽。霽止也而萬物燋夭。不繁茂也菑榛穢聚埒畝。茂草曰菑木聚曰榛積之於埒畝芟野菼坦長苗秀。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夏屋大屋也縣聯聯受雀頭著桷者植戶植也橑老檐言榱衰題。橑椽檐屋垂也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五采爭勝。流漫陸

茅鹿門曰此禽獸之見禍於衰世

茅鹿門曰此草木之見禍於衰世

吳鹿門曰此民生之見禍於天者也

離流漫采色相參和也陸離美好貌修掞琰曲校夭矯曾橈芒繁紛挐皆屈飾也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剞劂削鋸公輸王爾皆古之巧匠剞劂尺剞兩刃句刀也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䉤露夏槁松栢根茂菌露竹筦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夏槁死也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江河三川絶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飛蛩滿野蛩蝗也天旱地坼坼音冊燥裂也鳳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鷙矣句爪鷹鸇之屬居牙熊虎之屬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專持小室也蓬廬蓬篠覆也凍餓饑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

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經書也誹惡譽善也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夭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一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爲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尚羊無所主之貌浸潭廣衍也斟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咐符醖釀而成育羣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

茅鹿門曰天地宇宙四句結上太清之始及衰世二段

茅鹿門曰其所論仁義禮樂處起於衰世亦祖莊生之意與此段道家闢辭之意

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諝。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

愚按不足行不足修張本

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迫也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象。不知

茅鹿門曰未可與言至處前可以救敗而非適治之至

樂也。棹羽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表影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歷術推求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放數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商清宮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僞矣。脩設遷移也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也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持之者桀紂之民治之者湯武之君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造書契則詐僞萌生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書文所劾故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益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漉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能愈多

茅鹿門曰莊子齊物論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者藏也瑤者玲也謂和氣之元者深

茅鹿門曰以下堯舜湯武皆因世之災害而施其德者

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倕堯之巧工周鑄倕像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不當爲大巧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憺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擿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仁名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功武功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造曆術者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畮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蹍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無害人之心故可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蹍履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

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軋貐窳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猰貐獸名狀若龍首或曰似貍善走而食人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九嬰水火之怪爲人害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封豨大豕脩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疇華南方澤名殺九嬰於凶水之上。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以繳繫矢射殺之青丘東方澤名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林桑山之林湯禱兩處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振動滔蕩也壅防百川滔高堙卑以害天下薄迫也空桑地名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涬無岸畔也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伊闕山名禹所闢以通伊水廛澗水名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琁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愓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

茅鹿門曰有聖賢之名必遭亂世之患
結前堯舜湯武數代事
茅鹿門曰惟至人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不言而死故其精不著竹帛鏤金石而傳於人而晚世學者遂不能知

之夏臺。華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夏臺大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牧野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獄也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

袁石公曰引詩解得妙章句之儒更不須別爲揣摸
茅鹿門曰體太一法陰陽則四時用六律政道之所一體而德之所總要之處

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體法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猶押引和調之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普太汜衆也蠉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也嬴縮卷舒。淪於不測。嬴長縮短卷屈舒散淪入也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於無窮之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

茅鹿門曰此帝者體太一

茅鹿門曰此王者法陰陽

闔張歙。不失其敘。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于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方地表正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鞼。鞼折也寬而不

茅鹿門曰此霸者則四時

茅鹿門曰此君者用六律

茅鹿門曰使制度得見帝者王者霸者君者其職各不可離味其旨亦迂且疏矣

肆。肆緩也肅而不悖。肅急也優柔委從。以養羣類。物類也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不肖。扶撥以爲正。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帝者、體陰陽則侵。王者法四時則削。霸者節六律則辱。君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滔窕不滿密不親不爲下所親附也大而行小。則陿隘而不容。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體大行大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

四關五遁

茅鹿門曰無故揷入真人一段此漢儒不及整頓處

袁石公曰末世之主未有不犯此五病者

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遁逯也「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死病也「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流放也大構駕興宮室。構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延樓棧道。雞棲井榦。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復道相通雞棲井榦復屋棼井刻花置其中也榦音貫檦林欂櫨。檦沫柱類欂枅也櫨柱上枅即梁上短柱也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紆屈曲貌刻儼浮首虎頭之屬羸鏤雕琢。詭文回波。詭文奇異之文回波若水波也淌敞游瀷亢減。郝菱杼紾珍抱。淌游瀷減皆文畫擬象水勢之貌菱芰杼采實紾戾也抱轉也皆非采相銜持貌也抱音旋芒繁亂澤。巧爲紛挐。挐以相攫錯。此遁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肆極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與疊同旋石。以純脩碕。飾治也牒累純緣也以玉石致之水邊爲脩以牒累流水邊爲脩碕脩碕曲中水所棠處也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抑止減怒水也瀨急流也抑止之故激揚之波起也曲拂邅回。以

茅鹿門曰下五遁鋪張甚麗即賦三都者尚不能爭步

袁石公曰麗句奇辭

像湡（愚）浯。（拂戾也　邅迴轉流也　湡浯二國多水　故法而像之也　浯音吾）益樹蓮菱。以食鱉魚。鴻鵠鸘鷞。稻粱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龍舟刻爲龍文　鷁大鳥也　畫其象著船頭　吹籟與竽以爲樂　故曰浮吹以娛）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設施樹立也　爲險阻令難攻易守也）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有牆曰苑　無牆曰囿　所以畜禽獸也）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增加。擬於崑崙。（門闕高崇嵬嵬然　故曰魏闕　際接也）脩爲牆垣。甬（勇）道相連。（甬道飛閣復道也）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殘墮增益也）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道之阨者正直之　夷平也）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華蟲疏鏤。以相繆紾。（繆紾相纏結也）寢兕伏虎。蟠龍連組。（蟠龍詰屈相連　文錯如織組）焜（混）昱（玉）錯眩。照燿煇（暉）煌。（錯雜眩惑也　照燿煇煌焜光澤色貌）偃蹇寥（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段）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劒理之美　沒滅其瑕　文鏡如霜　皆沒身中　故曰沈居　簟竹席　籧篨葦席　取其邪文次敘　劒鏡美眩人目）「纏錦經冗」似數而疏。（劒文相句連纏如綺　經冗如錦　似數如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荊吳二國善酸鹹之和）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朵）。以銷銅鐵。（鼓擊也　橐冶鑪排橐也　埵銅橐口鐵筩　入火中吹火者）「靡流堅鍛。無猒足目」。山無峻幹。林

無柘梓「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典)地財此遁於火也(殄盡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曆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土事不文木工不斲(不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錯鏤文飾也)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冠無觚蠃之理(觚蠃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干也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

茅鹿門曰天地之生財也又另生一意發下

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怒盛氣血充盈)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鍾鼓管簫干鍼羽旄(鍼音所七)以飾喜也衰經苴杖(苴麻之有實者)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

茅鹿門曰飾喜飾怒飾哀

消兵俱所以飾兵行治不治者

茅鹿門曰末世不節五行故害治

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貺故聖人爲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人戶數責其稅歛也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瀾漫失

茅鹿門曰思慕之心未能絕下所謂喪之本也

其職業也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强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

茅鹿門曰此見王者舉兵征諸侯大非得已即周禮所謂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

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其子孫之賢者立之不滅絕之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巳。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傒雜人之子女。傒囚繫也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容

茅鹿門曰處喪用兵應前而靈觀有道朝廷有容前則未之見蓋古人文字有借賓形主之法

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此篇立論多幻眇不相聯貫而其中亦自錦心繡腸囊括今古試采覽之以備經生言亦所稱鬻之千金也巳　鹿門

與主術訓相爲表裏而議論稍局　不公

叙五道處宏博典麗間入韻語可與子虛二都馳騁千古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八終

張賓王曰徑捷

茅鹿門曰人主之術至執正進諫只一無爲之事與不言之教

淮南鴻烈解卷九

主術訓

主君也術道也人君宰國統御臣下之道也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過猶誤也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

茅鹿門曰所在者邇所守者少[illegible]

袁石公曰往往挾欲

茅鹿門曰此段只重守而勿失二句老氏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者下神農之治正是守而勿失故能致治者斯其盛

明也。冕冠也前旒垂珠飾遂延也 黈纊塞耳。所以掩聰。不妄聞也 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神安靜不躁動也 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

茅鹿門曰末世之治只是

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穀新穀薦之明堂嘗之也 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偱佯也 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狠而無

矯飾其本而事修其末與神農反老氏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

茅鹿門曰應當矯飾其本

讒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揮梲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噞魚短氣出口於水喘息之喻也噞音奄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所從也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

而事修其末下正言聖人所修者本

茅鹿門曰所修者本即下所云神化

張賓王曰精論

茅鹿門曰叔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反

譬猶揚堁課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堁塵塵也弭止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

郢之疑莊王入晉軍叔敖曰遼之字叔薄人無人薄殺遼有京觀之封則所謂恬臥者非

茅鹿門曰叔敖宜遼二句本莊子徐無鬼篇亦洸洋不足據

茅鹿門曰此所以御兵刃而解難俱非神化故縣且薄

害其鋒。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恬臥養德敵國不敢犯也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遼姓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爲費無忌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爲白公勝請伐鄭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伐鄭子西救之勝怒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勝遂殺子西無所關其辭謂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也鞅鞈合鐵鎧。悅瞋目扼掔。榛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御止縣遠也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衞。使

茅鹿門曰蘧伯玉之以弗治治皐陶則瘖師曠則瞽率有神化故舞其間而遊于法令見聞之外者

茅鹿門曰崔杼之亂昭奇之難皆從二君之所行真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而

史黯往覵焉。簡子晉卿趙鞅史黯史墨也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瘖因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雖瘖平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貴於多言者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雖盲而治晉國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崔杼齊大夫殺莊公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頃襄楚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

神化感民之速益見

茅鹿門曰以下正言感之不可不慎

茅鹿門曰榮啓期之彈鄒忌之徽寗戚之歌其事至微淺不足道寓其誠心所

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騖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孔子遊于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鄒忌一徽，纓　徽，鶩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施即能使人爲之哀樂何況縣法設賞者

茅鹿門曰湯以誠禱遂致桑林之應所以施誠心而縣法設賞者必能移風易俗

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甯戚飯牛車下，叩角商歌，齊桓公悟之，用以爲相。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孔子學琴于師襄，問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曲也。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湊，會也。或作蒸。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

茅鹿門曰雷振起神化二字即所謂誠也

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貫通壅塞也 横扃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蟁首。蟁首猶微細也 扶撥枉橈。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

茅鹿門曰折轄破舟不怨木石見爲治者任術之不可

張賓王曰精奇

茅鹿門曰權衡規矩之設總以無爲爲之此見無爲者道之宗伏下智勇不足以治天下案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轊。遂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 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 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於物也 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

茅鹿門曰即湯武伊尹孔墨不有所不能其猶不足以治天下

茅鹿門曰即桀之力見勇不足以持天下

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艭〕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危險越人習水故能乘之〕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元〕馬而服騊〔陶〕駼〔黃馬白腹曰騵騊駼野馬也胡人所習駼音余〕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榛薄山居者所習〕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偏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觡〔格〕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觡角索絞也〕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焦或作巢〕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

茅鹿門曰人才不足任應前任人之才難以致治句

茅鹿門曰華騮數句亦見秋水篇見人之才智不能相兼亦猶此

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埳〔坎〕井之無黿鼉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鴟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鴟鵂也夜則目明晝則無〕

> 茅鹿門曰：零星之尸，如李斯所請高拱禁中者耳。
> 袁石公曰：寫出無為之象。

（所見）夫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騖。（騖，疾也。）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也。）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嫚，慢。）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權，謀也。）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猒。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玄默。）是故得道者不為醜飾，不為偽善，一人被之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褊。（褒，大也。蒙，冒。褊，小也。）是故重為

> 茅鹿門曰：若重為暴，若字乃助字也。下正言惠與暴所當並重。
> 袁石公曰：古人利病一切報罷，善此意。

惠，若重為暴，則治道通矣。（通，猶順也。）為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為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生姦，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故不怒。）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贛於君。（贛，貢。）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

茅鹿門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天也下智有之者下智上有天而不臣事質朴也如此說纔與下意相貫

張賓王曰精言

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制今夫
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桔皐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之俛仰取制於柱也
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也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
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
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清
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
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
之遺與也「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
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

茅鹿門曰灌輸斟酌卽羣臣輻湊並進之謂故能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

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建立也」是乘衆勢以爲車御
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險猶遠也人主
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
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
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
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
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
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
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

茅鹿門曰自此至天下不足有卽前段意特複言之耳

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殹也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

茅鹿門曰禹決江疏河至此總言自然之性不可詭而聖人必隨才爲用下則論用人之不可不愼

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嗺堆筋斤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

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鸇。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愼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

茅鹿門曰處人以譽尊如巢許黃綺者是游者以辯鄒衍談天衍雕龍奭者是

茅鹿門曰治國亂國二段只是名實二字上着工夫不同而其國之理亂自判

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翺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玉石堅抓之不入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殺食省食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爲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

袁石公曰切中事情

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與黨與也。以黨與非謗上令。邪姦也）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鬬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擿

茅鹿門曰豫讓之報智伯周民之死節此皆恩澤使然人主處權勢而特爵祿能籠絡一世妙此

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殉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

茅鹿門曰此不處靜以脩身者

茅鹿門曰此不儉約以率下者

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為珍詭異為怪非常為奇）狡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也）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葛精曰絺麤曰綌五采具曰繡）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竭

茅鹿門曰虞舜節儉唯堯得之衰世則否

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强淩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大路不畫。大路土路不畫不文飾也越席不緣。結蒲爲席也大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毇。毇音毀細也巡狩行敎。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郤行而脫蹝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

張賓王曰人以此兩言重武侯不知爲淮南語也

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猒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顦顇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制裁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歇修者以爲櫚榱。閭櫚屋垂榱穩也短者以爲

茅鹿門曰用人當如巧工良醫

茅鹿門曰朝廷所不舉鄉曲所[illegible]譽而有益于國故古者有舉囚舉虜舉盜之

朱儒枅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無小大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鷄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貍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絶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挐。而乃責之以閨閤之禮。奧窔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劗攢毛。以刃抵木也。劗剪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同。羣臣輻輳。羣臣歸君若輻之輳轂喜不以賞賜。怒

茅鹿門曰明主之威令不廢聰明不蔽法令不苛耳

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檝者。不能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

日不簡由其位以謀畫之是非論不以位之芻蕘禍夫卿相人君論耳

茅鹿門曰闇主雖若此故不能盡天下之才而爲我用而聰明日蔽

茅鹿門曰以下通用法字意見人主不可廢法

卿相人君。揄兜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揄出策謀也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卑而不用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淸濁。掩目而視靑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

茅鹿門曰又以法籍禮義反於無為與前相照應

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言平也 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端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

茅鹿門曰度與聲其有為俱本于無為人君之治亦然

夫寸生於𥝧。粟 𥝧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𥝧禾穗𥝧孚榆頭芒也十𥝧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 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

袁石公曰必反以自正然後可謂之法

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立法禁亦自修之不廢 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

茅鹿門曰自為檢式儀表而令于天下則法之所謂無為

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

茅鹿門曰造父得轡銜之術故能取道致遠人主得御大臣之術故耳目不勞精神不竭

於身不敢自犯也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節策也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盜蹠孔子時人

晏石公曰術主術循用之耶

蹻作蹻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為盜也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瞳子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魯人古之不能御者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

茅鹿門曰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漢儒叅祖其旨而交其詞者

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于超其次功勞之臣反不顯烈故爭於朝 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猨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無所為以持位 守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取容媚 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

茅鹿門曰及良御以御馬喻任人之逸亦與無爲相應

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絶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釣取也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

茅鹿門曰滅想去意四句此無爲而有守循名責實五句此有爲而無好

袁石公曰奈何二字奇解之者鮮矣

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衞君役子路權重也

茅鹿門曰以下歷引權勢化民之易

衛君出公輒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楚莊王

茅鹿門曰文無畏左傳作申舟

茅鹿門曰衣冠相連於道謂屨及于室皇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

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莊王使無畏聘於齊不假道於宋宋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獬冠如今御史冠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趙武靈王以大貝飾帶胡服鵕鸃讀曰私鈚二字三音曰郭洛帶係銚鎬也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北宮子北宮黝也司馬蒯蕢善

茅鹿門曰提劒牽牛制勝三喻俱見發號施令者當順其勢則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是已桓公順之而霸紂逆之而爲獨夫勢可不審哉

擊劒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觚劒柎招舉也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蕃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橈刺船棹資用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堿咸決塘。堿水城塘堤也皆所以畜水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卓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

茅鹿門曰人主之車輿衣食俱當計歲之豐歉量民之積聚而爲之此在虞周之世則然

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蒻弱席。非不寧也。匡安蒻細也然民有處邊

茅鹿門曰有充于內指哀登豐言成像于外指鐘鼓干戚言

城犯危難。澤𣧑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憯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登成也年穀豐熟 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樂也 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絰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諭明也 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也。充實 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也 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今無儲。有今日之食無明日之儲也 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涔久而水潦也 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

茅鹿門曰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

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憫憂急病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

茅鹿門曰此皆王者田狩之禮順時序廣仁意也

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秋畜疏食。菜蔬曰疏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曰薪小曰蒸以為民資。資用也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也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盡也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涸澤漉池也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罦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隼音筍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皆為盡物故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

茅鹿門曰先王所以應時修備語具時則訓中

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春後四海出雲）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曠空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於欲利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

張賓王曰人以此稱孫思邈不知爲淮南語

茅鹿門曰心欲小三句由盡君子養德養身之要歷代瓌瑰奇特之士所以能典建鴻業聲施後世未有不由此而成之者淮南一書往往多佹浪不雅馴此

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爲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連環故曰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竝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

數言割有裨于世然非淺讀者當沉思而自得之

茅鹿門曰聖人廣開納諫之途其心之[illegible]可知

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多所容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非正道不爲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作也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於表木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武王立戒慎之鞀欲戒君令慎疑者搖鞀鼓過若毫氂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

茅鹿門曰發粟散錢則緊爲空粟棄之儲畜而若芥封墓表閭解廟解囚則兼收古今之賢儁盡屬吾幕

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鼛羔鼓而食鼛鼓王者之樂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道敢無求於神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一說鉅鹿漕運之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

下此非眞有
吞吐乾坤之
氣者不能所
以稱其志爲
大
茅鹿門曰能
歷觀興亡之
由則其智環
轉無端所以
爲員也
茅鹿門曰守
成業而繼趨
尺歩謂行方
茅鹿門曰說
曰學不通方
君子所恥聖
人所以不貴
多能

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
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
著於明堂著猶圖也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
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
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
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
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萇弘周敬王臣號知大道孟賁勇士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踰能舉之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

茅鹿門曰有
能而不伎癢
所以事鮮

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
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
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
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犯猶遭也懾猶懼也然爲魯司寇聽
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
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
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
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
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六反惣指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員行欲方能欲多事欲鮮六者之反也

茅鹿門曰以下俱論仁智其詞多屬孟浪觀者當求之驪黃之外

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徧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教之以正故有存責之以義故有寧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

茅鹿門曰耕事勞織事擾然而終必利之所謂先忤

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逆也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

而後合

袁石公曰先榮後義人皆爲也先義後榮人不肖爲難故曰難知

茅鹿門曰瞽知爲義卽瞽師之能言白黑者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卽瞽師之不能知黑白者

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且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

茅鹿門曰人必仁智爲表幹而後勇力果敢辯慧敏給可施蓋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必愨而求智能之謂歟

茅鹿門曰野心而借便勢如爾朱兆付高歡以重兵愚質而與利器如西晉太

録。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 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爲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掌主國也 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

子貢之辱爵而絶武帝其祿未遠天逆而與午俱生也

鹿門曰一一推士上達之道以見仁義以為本幹之意

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亾。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亾傷之危是上術也 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巳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巳。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淮南鴻烈解卷九 終

此篇論人主之術大都重無為二字後雖蔓衍千餘言要不出此根株蓋皆原於老氏道德之意 鹿門

澹泊寧靜心小志大等語皆千古至言足箴當宁 石公

茅鹿門曰開口以道爲主

茅鹿門曰治本于一人後面求諸己之意切此

淮南鴻烈解卷十

繆稱訓

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遏

茅鹿門曰此著後篇仁義行而道德遷之意

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能同人于野則可以濟大川大川大難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即就也鹿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

張賓王曰意象廣

茅鹿門曰此正各得其宜者

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尊酒器）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心得百人之心亦得）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

茅鹿門曰知人必本之己

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情誠也 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歉如也。歉不滿也 滿如陷，陷少實也 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遁欺 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貍，則必不知狐，又不知貍。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貍也。狐貍非異，同類也。而謂狐貍，則不知狐貍。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寢謂臥關上之不安纊繭也曝繭蛹動搖不休欬乃止也 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諭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血之憂 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慰可蹶也一曰慰極 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剟，揃材 無所不用矣。剟疏殺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恚聲戴嗟也 中心必有不合者也。

茅鹿門曰聖人無棄人在用之何如

茅鹿門曰心治而無所不宜

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誋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敎之微眇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克猶能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

茅鹿門曰己治而百爲皆應

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同心救火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

袁石公曰可諭則不謂之混冥矣

茅鹿門曰本旨當露

子。故終年為車。無三寸之鎋。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結要終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誋。誋誡也不可以教導戒人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

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君子之言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沉。飛鳥揚。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為蹠也。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為之臣之死君子之死父非以求蹠蹠也而蹠焉往。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

袁石公曰文不及而行而竊折無窮

者也義正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爲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爲苟且簡易之行）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患尋求也父母不能止子）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性自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

李鹿門曰求諸己而遠無不應

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其不能）身苟正懷遠易矣（懷來也）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僖負羈曹臣晉重耳出過曹負羈遺以壺餐重耳反晉伐曹令兵不入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禮不隆（隆多也）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憯（慘）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鬭故曰兵莫憯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

茅鹿門曰聖人反己之治不期然而然

張賓王曰新妙

袁石公曰包盡人間禍福之意

陽把鼓爲小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
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蹠（鹿）蹠焉往生也
（言非爲冀幸往生利意也）故至人不容（不飾容）故若眯而撫（眯芥入目也撫
挏之從中發非爲觀容也）若跌而據（跌仆也）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
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
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
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
（物剝落而復生）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
小人日怏怏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

張賓王曰妙諦

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
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
能殺地弗能薶（理）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
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過失
誤也忠悉心計謀）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
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
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
醜登廟（筦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子產練染也美而
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爲衣溫厚而非宗廟服）虛而能滿淡而有

茅鹿門曰求諸己者非卓然有見者不能

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男子樹之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假母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公其肝在弘演剖腹以盛之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為王不可刺之以兵子閭不受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己也。

茅鹿門曰聖仁之寡以終已者不得其道也

張賓王曰消精專之日益

張賓王曰新

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至道之人心定不可遏抑搖奪人之欲榮也。以為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為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為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少必至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不能自隱身亦不能隱身於人故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兢其容。獨梁一木橋也行其上常兢兢恐陷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情先

袁石公曰聚目只在一字之中

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窘。君 發窘而後快。無窘結 發動也

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 喜議而國治有 憎議而國亂 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 者進 耕者日以却。耕者 却行 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 母乞食於道 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夫差與齊戰於艾陵 夷謂吳陽告也句吳

袁黃王曰句法別

茅鹿門曰心者身之主君者國之主

茅鹿門曰道以修己誠中形外治之矩鑒也

夷語不正言吳加 以句也庶幾也 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而 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 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 也 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 越醫 同材而各自取焉。自從也矩鑿之中各 取法度或以治民或 以治馬或 以治病 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未言民皆 載而行之志或發

（中之於大）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慊（鶴）於不巳知者，不自知也。（慊急也）矜怚生於不足，（怚驕也不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慊，如鴞（囂）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為之非慊慊也如鴞自好為聲耳）熊之好經，（經動導引）夫有誰為矜。（各任自性非矜也）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嘰（機）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伐（弋）倨狗，（嵏）而知情偽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畮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害儀。（斯須暫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作刑書）獄繫而無邪，（獄雖益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成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

茅鹿門曰網舉目張非求諸巳而何

茅鹿門曰又逸本旨

綱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先見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甲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巳也釋巳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懷其情必萌見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也曰子予柰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有鑿穿或有塡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快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巳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卽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貪損義多憂害智憂閉塞故害智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嫚侮也蠻夷皆能之嫚蠻

茅鹿門曰反本者己也

袁石公曰古雋

夷之行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流刑流入型範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維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閨內修而境外亂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朝廷治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經營也齊桓秦

茅鹿門曰君子修其在己可盡者俟其不可必者

穆受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照惑者以東為西惑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羸劣也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所能為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

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以人與國使得其用）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爲猶用也）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瑜玉也不用則爲糞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膊）者。（厚膊厚切肉也）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表者。未之

茅鹿門曰此即爲其在己順其在天

聞也。（表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萌也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怒以趙所獻酒獻於楚王易魯薄酒楚王以爲趙酒薄而圍邯鄲）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軍華元以獲）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便於國者。不加

袁石公曰說盡至人

李[illegible]門曰名蓋其在己者尚人莫及

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共雍楚臣謝遣也。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泰山七十二君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人。不越鄰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

張賓王曰名言當揭座右

所懷也。孝己殷高宗之子放逐而不失禮人不能與孝己爭名者不得孝己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尋其味而已不貪戀也今人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長其音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文王獻寶於紂紂賞以千里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

茅鹿門曰聖人能不違時故能成功

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以術數周周人殺之〕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

茅鹿門曰至者能感人人亦莫能測

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卑〕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爲穴〕暉目知晏〔暉目鴆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目先鳴〕陰諧知雨〔天將陰雨則鳴〕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齊君柔懦田成

茅鹿門曰皆不得其主者

子殺之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尚刑而劫殺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不與律合者由其清濁偏于一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嘰嘰唬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崝長者必陀崝峭也陀音跎落也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為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之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絚絚音緪急也則小絃絕矣故急

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修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

茅鹿門曰形體以心爲至

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毁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强廣君以强尊下也故粹者王駮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數謂律歷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所宜種欲知人道從其欲從其所欲而覩之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把握也尋常之溝無吞舟

茅鹿門曰知小而不知大知近而不知遠局于見也

蒙石公曰要言妙道

茅鹿門曰又歸反己意

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除去也聖人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並也走而內行無繩準繩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兆朕也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大戟亭歷二藥名用之不節

茅鹿門曰順天下之情而天下從之

茅鹿門曰以三等人結前治亂興亡禍福成敗之意緊矣

乃反為病物多類之而非似之而實非也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遺忘也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

氣局覩說山說林二訓稍寬寬乃所以不勝然

較之諸篇已爲鍼矣 石公

篇中多言誠心不言之感賦月新詞刺心妙論壘疊而來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不若太上之道故曰衰世末造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齊俗訓

齊一也四宇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音寘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正見禮義興乎衰世

張賓王曰先言古之不待齊而自齊

茅鹿門曰古之道如此

茅鹿門曰禮義之後若此

故構而多責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
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
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
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
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
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
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
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
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

茅鹿門曰有高則有下有長則有短二者相形道德於禮義亦然也

羽蓋垂緌大路天子車交龍爲旂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楗
抽箕踰備之姦抽揵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緆錫羅紈弱緆
絅布羅縠紈素也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菅茅也故高
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鶉鴝
水蠆爲蟌予莣青蛉也音務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
化夫胡人見黂黂麻子音蕡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
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
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
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

袁石公曰議論深刻

茅鹿門曰多警攄發上意

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櫡（音著）炮烙生乎熱升子路撜（拯同）溺而受牛謝（撜舉也升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

袁石公曰物所不習固不論境之好惡

茅鹿門曰便於彼則不便於此物理皆然

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部（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

茅鹿門曰各取其所適宜而已治道亦然

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的齒，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言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黑蜧神蛇，潛於神淵，能興雲雨。蜧音戾「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觽觽不厭薄，角觽刀劒羽閒

茅鹿門曰相反可以爲用

茅鹿門曰上文說開此總說治道

茅鹿門曰正各適其宜也

之履角也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

袁石公曰守字下得毒

茅鹿門曰亂之與治相反

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籟也 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 桓 狢得塥 朶 防弗去而緣。狟，狟豚；塥，水埒 防隄也 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

爲是

茅鹿門曰此見矩處道德非性之意

茅鹿門曰見人背後於所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堁，塵 羌氏僰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東戎；氐，南夷；僰，西夷；翟，北胡也 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象狄騠，譯也。象，傳狄騠之語也 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

習皆由於上化

茅鹿門曰故仁義行而道德遷禮義飾而浮横散有以也

茅鹿門曰惟聖人不失其性

茅鹿門曰性未嘗不在顧人之所見何如耳

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埴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寗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

隴西游

茅鹿門曰見性之不可失故聖人以性淬人

茅鹿門曰亦失性也

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
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
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

茅鹿門曰虛者即性也一者亦性也

載猶作感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 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
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
萬物之情旣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
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
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
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

茅鹿門曰亦各適其宜

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
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
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
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
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
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 智伯以大鐘滅仇由 故禮豐不
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
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
故胡人彈骨越人齧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

致其治而已

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爲信三苗髽楇
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劗鬋其於服一也髽以枲束髮括結笄簪鬋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
於四達之衢拂放也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肩摩於踦足也
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
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皆慈其子而嚴其上
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
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
劗髮文身無皮弁搢晉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圜也拒折方也

茅鹿門曰有禮義與無禮義者何異

袁石公曰揣得痛快

茅鹿門曰各因其俗不失其宜皆可以治

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
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也
箕倨反言而國不亾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
袍裾裒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
大布粗布牂贓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
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
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
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
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

茅鹿門曰古之禮樂簡易如是異于今遠矣

容。（佾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反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朞年九月五月三月服）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牒）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

茅鹿門曰此不若古之禮樂處

茅鹿門曰此正後世之禮義

者禮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亾。有扈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亾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 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翣。翣棺衣飾也 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爲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 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湯所作樂 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栢。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

茅鹿門曰此列聖因時順

俗適宜須體處

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背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鞻。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

茅鹿門曰前所謂自見此復申之

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裁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禮義之不若道德此處明明說出

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

茅鹿門曰聖人因時勢而爲禮義又言之

袁石公曰堪與聖人把臂

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 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袀純服袨墨齋衣也 大夫端冕端冕冠也 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薊而已。薊音出 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木主也 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钁插钁斫屬 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

茅鹿門曰禮義不過帝王之法藉粗迹豈可擬哉反覆辯論不出此意

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頭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

茅鹿門曰不務道德而襲其文章制度何以異

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為柏人令得道而仙赤松子上谷人病癘入山道引輕舉假上也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

袁石公曰大關眼目既云在其間又云莫知其所正好着眼

茅鹿門曰彼皆有道存況治天下乎

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劒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

茅鹿門曰帝王之治不同而得于道則一因革不計

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也）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檖（披解也撥析理也檖順也音遂）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亾而

也

袁石公曰游虛之間非知道者不能識

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剞(几)劂(厥)銷(削)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鑪橐埵皆冶具坊土形也)設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庖丁齊屠伯新剖始製也硎磨刀石)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鐖鐖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已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

茅鹿門曰道德非粗迹亦犹此類

袁石公曰蕭條寂漠切莫錯認

茅鹿門曰天下或有是禮義而非道德者

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眞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亨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裕饒也）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

茅鹿門曰人見與自見不

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牽）也（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

局

袁石公曰古德有云纔有纖塵便不恁麼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
治扢蓋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
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
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
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
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
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
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爲者失之執者敗之
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

茅鹿門曰不能自見而猶見聞亦此類也

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
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
聆，聆聆意眊解也一曲而辟，辟邪僻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
身隸於人，辟若俔謂之見風也。俔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凡候風以雞羽
重五兩繫五丈爲旗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
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爲以待有爲免免世難也治世之體易守
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
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
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

茅鹿門曰又是言各適其宜之意

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钁音矍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強者任負重眇者使之準。目不止因令睎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俛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

伉行

茅鹿門曰過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常聖人不務

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折詭異之言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非舜非其德衰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道術之可公行與度量之可傳一也

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 裊 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騕褭良馬飛兔其子皆一日萬里 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皆古好女 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 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

茅鹿門曰道德與禮義之實若日月室宅之居

茅鹿門曰聖人盡道於己而聽之於時

曰。鳥窮則噣。喙 獸窮則觕。觸 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 攝天子之位。

茅鹿門曰此節上文論得聖之意

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為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

茅鹿門曰此皆廣譬上意

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窽木便者。窽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戇。戇壯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

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趍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趍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爲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

岑鹿門曰聖人治天下不屑屑徇是非之迹得中而已

鵜（提）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鵜胡汙澤鳥）鱓（善）鮪（委）入口若露而死（鱓鮪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兼范中行地贍足也）林類策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策啟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趍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

張賓王曰收處得力

茅鹿門曰以下皆論上之為治下之民俗反復言之

茅鹿門曰此節以道為治者

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蹠，至也。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佹辯，久積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

袁石公曰治世之物力只是適用亂世之物力只是不適用

茅鹿門曰亂世者如此

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梁、荊吳芬馨以嚂

藍其口荊吳國芬珍味嚂貪求也鍾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趍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淺薄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絛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唅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

茅鹿門曰不務本而務末者無益于治

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竝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奔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此民自然之性上宜順而治之

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 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茅鹿門曰又以治亂結出本旨

民俗不齊民性自 齊之以道則不求其齊而自齊齊之以法則齊之而愈紛矣究竟不齊之中齊者自在齊之中亦未嘗無不齊者存焉 石公

此篇最爲沓複細尋之亦自有條緒齊材長短齊論是非齊世汚隆然要歸虛一以不齊齊之而總於道文特博贍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張賓王曰以無知起以無名收

袁石公曰知者無窮之事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

也。無窮弗知而無爲廼知，此意正須妙會。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

吳鹿門曰。以前是一冒。後歷舉其事證以老言。至終篇皆不出剛柔強弱晦明等意。

張賓王曰。妙論沁心。

袁石公曰。既不以言言。以何爲言。

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太子建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讎。故問微言。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甾澠敏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齊二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

茅鹿門曰此是一證全要收斂深藏之意

張賓王曰巧喻

張賓王曰名言

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子惠施惠王梁惠王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虎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

茅鹿門曰此是法術不必用

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石乙白公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

梟之愛子也

茅鹿門曰節和光忍辱之意故能勝人

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于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閼于趙氏臣無卹襄子名簡子之庶子）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

茅鹿門曰道不可以知求

讐夷

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飲器椑榼也）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讐夷（讐夷熟視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

茅鹿門曰能持盈故能處勝

暴雨下當有不終朝三字

袁石公曰持勝實難存乎憂患持勝

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亾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亾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亾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

蹀足謦欬

袁石公曰披郤導窾

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縈）欬（咳）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

茅鹿門曰闗強所不用

張賓王曰妙

四累之上 四累猶四等

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無地爲君以道富也無官爲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

張賓王曰句興

茅鹿門曰巳無爲而無平不爲道也

蛩蛩駏驉

袁石公曰託于不能何必

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皐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舜之佐七人（與堯同臣）武王之佐五人（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有獸其名曰蹷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蹷）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蛩蛩駏（巨）驉（虛）取甘草以與之（蛩蛩駏驉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蹷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能自己出）

（袁石公曰世衰國有皆能大之不能小者不獨兩君為然也）

（袁石公曰好尚不可為況惡邪）

匠斵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敎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衰分為西東各自立其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

（茅鹿門曰綴此一節道當為可繼之意）

（茅鹿門曰務人非自保之道）

而受敎願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袁石公曰好
識
張賓王曰欲
者之度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也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

茅鹿門曰此用人之道有國家者所當知

張賓王曰逸

袁石公曰叙置秀健勝孟子

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托於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柰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

袁石公曰穎出一手眼敏辭

而强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

茅鹿門曰自太王至此皆反道於身意

茅鹿門曰道在于精不在于粗

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斵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意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

茅鹿門曰宋君不知道

茅鹿門曰書亦粗也

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

茅鹿門曰。庶幾知自保之道。

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相）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跣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狐偃趙衰之屬）若以

茅鹿門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明明說出。

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餕。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已葬五日。襄子

袁石公曰以此解不爭莫與之爭亦奇勝

茅鹿門曰此段議論大抵與斲輪者相似

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亾（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亾髣髴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纏采薪者九方堙（纏索也九方堙人姓名）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

茅鹿門曰予道也亦然故知之難行之益難

衰楚危反

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
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
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以在魏）王不知起之
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
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
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
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
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
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

差側思反

差須

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
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
志於齊而得志焉（起爲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
秦而得志焉（起爲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
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
須夫子也（差須猶少待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
形之徒不可更也（形禍形已成）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
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
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

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

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

李鹿門曰：吳起之禍，宋景之福，道可知矣，應可知矣。袁石公曰：漢儒惡習

芳鹿門曰節前取人不責備意

襲明

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將踰越勝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

芳鹿門曰節前能處勝持盈意

芳鹿門曰愈進愈深

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溫周邑亦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

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

茅鹿門曰唯其謙下故能自保

茅鹿門曰道以久而後得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鍛銀擊也鉤釣鉤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

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亾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羑里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工二玉為一工大貝百朋五貝為一朋玄豹黃羆青犴犴音岸胡地野犬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

茅鹿門曰文王能保身于無道之時在聖人自無然亂非老氏之說也

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相視一曰匿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佚也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

茅鹿門曰極言道之無往不在

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

東石公曰紅綫取金合事蓋倣此而附會之者也

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

茅鹿門曰此見其深于道然非所以論回也

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

袁石公曰散緩無力不及左傳遠甚

不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襄公文公子）昔吾先君與

茅鹿門曰秦穆公不知道[illegible]

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
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
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
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也 故老
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
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 因
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
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
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

茅鹿門曰道不可使人窺

齤然

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 經乎
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地名玄闕北方之山 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 見
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淚水 豐上而殺下。軒
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
匿於碑陰 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倨為倦 盧
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
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
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
士者齤。拳 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

袁石公曰說得聲勢

張賓王曰荒唐之言

汰沃之汜

袁石公曰世人多如此

汗漫游

柸治

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 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若我南游乎岡㝗浪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屬 此其外。猶有汰太沃之汜。汰沃四海子天之際水流聲汜涯也 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汜之外也 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 柸坯

茅鹿門曰所見不同而道因之得失

張賓王曰莊周老氏之徒也故偶一插入

觀化

治。楚人謂恨不得爲柸治 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 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爲咫十寸爲尺 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 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蛁蟟也 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 而巫馬期絻問 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所尚亦有不同

茅鹿門曰罔兩光耀之說本莊子寓言劉淮南又引以證莊老之言正如夢中說夢

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茅鹿門曰道不在形影之末故知之貴忘其外而入其內

張賓王曰知此而尚欲錣言乎而欲楚人無我知乎

錣上貫頤

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寘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將為父復讎起兵因思慮之倒杖策錣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倒杖策故錣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欲鄭人頡之故懼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

漏埋
漏補空也

不能漏埋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
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
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
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
劉氏奪之若轉閉錘（閉錘楯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
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
門（舊居空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破鼓折枹弛弓絕弦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
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

茅鹿門曰周秦之修短其知有遠近大小歟

秋駕

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
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
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
（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
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
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
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
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
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

佽飛

茅鹿門曰此亦寓言也宋道者亦若此類有不得者乎

東石公曰見得透

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荊有佽佽非得寶劒於干寒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劒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佽非謂枻船者曰枻櫂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瞋目敎然攘臂拔劒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劒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劒者佽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

又棰入愼子

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荊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困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枝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愼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愼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門之要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束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

張賓王曰句法
茅鹿門曰執一而不通者不能知道
梟飛維繩
張賓王曰識拘士之胸目
袁石公曰好模寫
張賓王曰廓苛士之肺腸

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爲上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

隔章
茅鹿門曰明察忘于外道所不貴晏子得之
袁石公曰許多曲析却從平平鋪敘中見出

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也）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駟房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

茅鹿門曰忠孝之名亦不得已而有之道則無爭于此而相忘其忠孝耳

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罰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釂不獻（釂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

宥卮

造然革容持盈

茅鹿門曰此其本旨

（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坐右）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卮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

茅鹿門曰帝王之道恐不如此

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鬬爭不已爲之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佚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瞀（茂）而載之木（瞀被髮也木鷸鳥冠也知文者冠鷸）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張賓王曰卒乎無名

此篇大段以蒻爲强以柔爲剛以晦爲明不飾于外而求之內不必勝人而能反已以淵嘿爲道而天下服之爲應　鹿門

雜引百氏證以道德雖不出自劉安手裁而入選盡屬妙麗精深且多格言標品如一○段段解老法自韓非中揷管莊二段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賓王曰起得雄宕

張賓王曰文氣濶大雄駿也

茅鹿門曰此後世之尚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

氾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歸於一也

古者有鍪謀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爲領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予而不奪。無所徵求於民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褒衣吏人之左衣博帶大帶句襟曲領衣也委委貌章甫冠名古者民澤處復穴。復穴重窟也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熱蚉䖟。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㮮也宇屋之垂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緂恬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緂銳索功也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苗也木鉤而樵。抱甀而汲。鉤鎌也樵薪蒸甀武今兗州曰小武爲甀幽州曰甂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皐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俞木方版。以爲舟航。

窬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爲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爲靻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兟之勤也。靻蹻靻靸也勤勞也而作爲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稱父兄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

茅鹿門曰聖人因時立制而民宜之何必泥上古之法以後皆極論此意

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從制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阼階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兩柱之間賓主共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以賓道遣之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瓦棺陶瓦夏后氏堲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

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置翣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夏后氏祭於闇。中夜祭於室中殷人祭於陽。平旦祭於堂上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朝庭也日出時祭於庭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矩彠之所周者也。榘方也彠矩彠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

茅鹿門曰此即三代不同禮五帝不沿樂之意

袁石公曰：道變非聖人不能，然聖人非好爲變革，不變革不成世道。

茅鹿門曰：此其立論之大指。

之。亦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養己者，禮爲緦麻，昭公獨練。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蓼侯，偃姓國侯也，今在盧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

茅鹿門曰：不襲所常而變通之，正所謂道也。

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聖人一身而三變況治天下時移勢改其可執乎

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或作阼）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

茅鹿門曰事即道之所行道有定理事無定用

袁石公曰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化推移移移之妙呼吸不停豈但日變而已

茅鹿門曰不必其常但求其當則事無不合道矣

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聲故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前却）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龐器堅緻也商樸不爲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

茅鹿門曰此論古今民風原不相同故法不可不變

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御馯馬也。鏑銜口中央鐵錣揣頭箴馯馬突馬也 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 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民無犯法于誅故曰無刑 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 殷人誓。以言語要誓亦不違 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 逮至當今之世。忍訽后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曹矛無擊。脩戟無刺。槽柔

茅鹿門曰古今之不同如此

袁石公曰事實如此非憤激之言也

茅鹿門曰在古聖人尚不執一

木矛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 晩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漸也一曰甲名幨幰所以禦矢 連弩以射。銷車以鬭。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刀著左右為機開發之曰銷車 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 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

茅鹿門曰因時變而推移非識道不能

袁石公曰說得奇特

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

茅鹿門曰執一之不能適治

張賓王曰與東處至和相應

茅鹿門曰天

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

道與時變化聖人亦然乃所謂道

茅鹿門曰陰陽恩嚴刑害皆不可執一

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睎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忩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大臣陳成子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

茅鹿門曰此執於柔者

茅鹿門曰此執於剛者皆致禮而不能治

得成其難。殺簡公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絕祀陳氏代之也此柔懦之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制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亂擾舍人因之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燋而不謳。燋悴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

茅鹿門曰剛柔並用尚有主于中而得其道非徒徇外矯拂而爲之也

茅鹿門曰中無主者亦然

茅鹿門曰此守有主者

二人善歌一曰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湣音汶湣王齊王淖齒楚將奔齊爲臣湣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

袁石公曰曉心即本主也二有曉心則萬事了畢矣

茅鹿門曰互相非異孰能適從惟得其處耳

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諸華也彼入寅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斷割故擊之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爲音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之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訟一辯於事故取小解搖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食也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故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適戍。入芻稾。戍守長城也入芻稾之稅以供國用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之司農丁壯丈夫。西至

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山在代郡南陽原在太原或曰伏郡廣昌東五阮門是也

茅鹿門曰此又非禹之時矣

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絶。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儁豪英。暴露于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紿代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

茅鹿門曰又一漢矣

茅鹿門曰：又一變矣，此于不軌之事爲獨許。

茅鹿門曰：唯見之不廣大，故文武各執一。

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楯。戚，斧也。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八極，八方之極）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也）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萌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

景石公曰：若無所嚮，那裡是安身立命處。

茅鹿門曰：唯者得道不在

大小

茅鹿門曰聖人之先見如此非常人之見也

茅鹿門曰若據常人之見典亡何自知之

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亡。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單以市吏守即墨市民擊燕師破之故

茅鹿門曰至此盡露前意存亡亦不可執大小而論

茅鹿門曰反復辨論發上意耳

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周在岐西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彊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袁石公曰忌刻英雄者當書之座右

茅鹿門曰存亡在道之得失發越盡矣

袁石公曰周公蓋言其伐之易

茅鹿門曰周公惟求之于道不恃其險

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今太行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

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何謂失禮

茅鹿門曰信爲過而誕爲功道何可泥也惟尚于事論巳下亦此意

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擒之 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 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 黃衰微舉足蹵其體。促 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蹵其體。天下

袁石公曰無一事可以無權

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迴也 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出溺曰拯 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

茅鹿門曰聖人知道之權故能適治

袁石公曰無禮則辭唯無以應世抑且無以周身

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衆也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獸名知人姓字嗜酒人以酒搏之飲不息醉而被擒 乾干鵲知來而不知往。乾鵲鵲也人將有喜徵則鳴 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數曆術也 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晉人讓周周爲殺萇弘以釋之 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諸人有所不知故有禍亂聖人無所不知故有成治而無禍亂

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修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 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種佐句踐報吳越王終疑之賜屬鏤以死屬鏤利劒也 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爲身謀 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窕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 使天

茅鹿門曰又反言執滯之不可

茅鹿門曰又蠡結聖人之道如此

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胄生蟣虱（乘加也攘平除生蟣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巢也）而乃始服屬臾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

袁石公曰此以下總言達權者不拘小節用人者不當以小棄大

茅鹿門曰見取其大不當拘其小

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詘（屈同）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爲臣）桓公以功滅醜（九合一匡之功）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燃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

茅鹿門曰曹子管仲正不拘其小而能立大功者

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平者多也）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田）管仲輔公子糺（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

茅鹿門曰總出前意

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畧大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鱣鮪皆大魚也）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詐）也而爲文

茅鹿門曰亦卽前意

茅鹿門曰見小節之不足取

侯師（駔驕怚一曰市儈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
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爲魏臣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
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
名不滅者其畧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
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陳仲子齊人）不能
存亡接絶者何小節伸而大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
訾行者不容於衆（訾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爲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蹠
距者舉遠（疏長蹠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
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

茅鹿門曰反覆不過上意

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
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天下不予子）舜有卑父之謗
（瞽瞍降在庶人）湯武有放弒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德未能純皆有
爭奪）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
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
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修則以道德
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
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璜）
（夏后氏之珍玉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然

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

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解于累紲之中興于牛頷合之下洗之以湯沐祓弗之以爟灌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所以祓除不祥也內

不慚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

茅鹿門曰此以下又見人之難知惟聖人能知之若前所謂不拘小節者又不可執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聖人之知人如是

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齊邑燭庸氏子通利劍）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惡）水而甘苦知矣（臾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

觀人之法

袁石公曰又言賞罰取予之道

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

茅鹿門曰亦可謂有知人之道

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惠公夷吾背秦納己之賂秦興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 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 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一丈六尺 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也 訟

茅鹿門曰上叙幾人又結出聖人之用人正知此亦以小而制大也

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十二為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刃劒矛戟矢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

茅鹿門曰此又轉論人之善否在惑於利害虛營傳踰來復歸之聖人以道治天下然使天下為善而不為惡有道存焉

袁石公曰人情惑于財利則輕犯法而治難成

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順其天性故易為不善戾其天性故難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吏也無愚夫惷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亾之罪。而

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亾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橈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霤（溜）水足以溢壺榼（渴）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

茅鹿門曰唯聖人不惑于嗜慾

茅鹿門曰人當以度量儉

約自處則無害

茅鹿門曰利欲之奪人性亦若此

袁石公曰知世間物總是空則總不足蠱矣

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佽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鷇，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

茅鹿門曰常人之見與聖人異

茅鹿門曰聖人之見不能諭人故假此以立威於天下

水生蠬（龍）蜄（甚），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久則爲燐，遙望炯炯若燃火）山出嘄（交）陽，（嘄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水生罔象，木生畢方，（狀如烏，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井生墳羊，（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是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爲之立禁，（機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

袁石公曰此節愚黔首之意

爲上牲。(大高祖也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軵(背)其肘。(軵擠也)枕戶橉(閾)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資用讋懼也)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

茅鹿門曰此聖人教人之意

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鬭。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橉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捔(角)者也。離者必病。(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敎。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機祥。而

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爲終朝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堯時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祀宗布祭田爲宗布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或曰司命傍布也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

袁石公曰今人以失便宜爲得便宜往往如此

茅鹿門曰常人不明利害之反覆亦若此矣

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甃）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

有作又

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菟音兎）爲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

茅鹿門曰前反復廣譬又總歸結治與道在聖人得之

夫鴟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

茅鹿門曰前事種種說出

存之亾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

茅鹿門曰又以天道至利而萬物仰帝王得之則與同矣亦結前意

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上古如此若民風不改聖人何事於許多制度

鹿門

制法者貴因時不貴泥古信非達權之聖人不能篇中皆以此意反覆演説第於權字面目猶未甚豁然耳　石公

敘古今之變別同異之分而歸於得道之和文特昌揚錯落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徵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物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眞人眞人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袁石公曰毫未出兆便成文彩

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爲名尸。尸主也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也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掩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弑僚慶忌勇健亾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羿死於桃棓。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棓音棒子路菹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蝯元狖鶴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

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
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
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
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
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
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
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為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
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
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

茅鹿門曰數句論為治之道最關大體最切日用有志于天下國家者得是說而存之可幾而理矣

茅鹿門曰二句亦是見道之見

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
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
託於舟航之上乎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
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
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
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
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
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
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

茅鹿門曰予謂自得之說總本不出老氏藁曰

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
而外（廣成子黄帝時人）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
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强
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
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
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己以强加之則戰格也）
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
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

茅鹿門曰正以柔勝者也

茅鹿門曰此段議論亦本聖人恭己無爲執簡御煩之說來却說得玄虛了

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
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
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
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爲
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
之貴天也厭文搔（騷）法（厭持搔勞也）治宮理民者有司也
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
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
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伎藝

以不可見之實用

袁石公曰今人于虛之一字只是信不及所以不能受用卻要求箇實地不知正落在空裡

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歙之（近岸爲歙遠岸爲張）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

袁石公曰禍福唯人與此語卻不相背眞錯會好

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攘卻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閒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

茅鹿門曰有爲者不若無爲之應

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内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毁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秦穆公勝西戎爲晉所敗於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栢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

茅鹿門曰劉淮南論禍福之理最詳而此又歸之天運可謂不詭于道然卒以反見誅安在其能言哉

袁石公曰今之爲道者總爲名利讀此可發一深省

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内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衆人之所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

茅鹿門曰聖人能盡道而天下莫知是之謂神

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息止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

茅鹿門曰不能盡道者與聖人相反

袁石公曰說盡名之害

袁石公曰到此亦當自悔

茅鹿門曰喜予有為者皆有心有言者也故不能盡道

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敝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

茅鹿門曰用巧不若自然

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 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 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鬬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始於陽明終於陰闇 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

茅鹿門曰湯武之王亦自然之遇也

袁石公曰足袪人覬覦之心

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

茅鹿門曰患其在我而聽其在人即道所當然也

茅鹿門曰一皆虛而無爲

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叛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斆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

也即前面聖人所能者

茅鹿門曰智勇即非一也

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强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旣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巳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

茅鹿門曰任者自任非不任人也

茅鹿門曰勝心則不害性斯能執一

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偩（偩負）而辭助（自偩自恃也辭助不受傍人之助）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謂食視聽）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

茅鹿門曰聖人雖勝心不勝欲然以任其自然不求其功而功自成謂之無爲亦可也

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 崑山之玉瑱，崑山崑崙也瑱式也 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 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 寒 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

茅鹿門曰不用智勇而賢乎智勇遠矣

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不能使人無智力，但能使人不以智力加於己 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

茅鹿門曰不役于形而獨存其神此正所謂一也

袁石公曰世人好作聰明不知皆是不叩之鳴不吹之聲豈非揑怪

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為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爲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鴻鷹一舉千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

茅鹿門曰聖人執其一而天下自取足於聖人猶天地日月然

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直己而足物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為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

袁石公曰行盡如馳良可怪嘆不知何苦乃爾

茅鹿門曰狂生不知道之無爲而勉强爲之者

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

茅鹿門曰非聖賢之旨彼自爲一家言也

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爲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

牟采名

袁石公曰妄想不若低頭

茅鹿門曰不一之獘若此是故聖人貴一

袁石公曰學道者不可不知

張賓王曰趣

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適也）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馳（兕）者不貪最先（馳競驅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無術不能達）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

音如

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殽臑不收於前（臑前肩之美也）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為僕無害於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

袁石公曰：處後之利，事理鑿鑿。

茅鹿門曰：甚言不知一之害。

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强。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鬬。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鬬者雖强。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鬬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文謂威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小皆行列）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袵席。弗能安也。菰飯犓牛。弗能甘也。（菰凋胡也）琴瑟鳴竽。弗能

茅鹿門曰：易簡者一也，天地之道也。

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也 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廋而無溉於志。廋，隱也。溉，灌也。已自隱藏，不以俶欲灌其志也 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

茅鹿門曰：唯一能大，餘皆其小者

鄉方矣。方，道也 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鬬。爭滿不滿之間 鬬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

（茅鹿門曰一本洞同渾沌之理）

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祭俎上肴以生魚）豆之先泰羹（泰羹大羹不調五味）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

（茅鹿門曰此卽不物而能於物者也一道）

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名移）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荒芒上古時也）

袁石公曰不知道者憂亦不得不憂亦不得知道者憂亦得不憂亦得

自然而天地無窮亦滔矣。滔長也以數雜之壽。雜匝也從子至亥為一匝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畧也生三日死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神貴於形也。貴之故在堂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欲不作形勝則神窮。形勝謂體躁動人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沖。

茅鹿門曰神妙致一之理到此方結出本旨

天下事物同歸一理聖人得其所御餘非所尚也一者虛而無為也中間反覆博喻咸不出此　鹿門

無為有為非有定法存乎其人耳聖人千變萬化總是無為若庸人塞聰掩明亦有為也　石公

虛巳以游於世故萬變不括還返其宗通篇只

是一意 賓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兵畧訓 兵在畧謀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畧獲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蹏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强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爍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

茅鹿門曰此見兵之所由動

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中絕謂中絕滅）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敎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

茅鹿門曰論兵以不得已而動

茅鹿門曰兵之不得已如此

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攘奪也）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食魚者也）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

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爇（熱）五穀（爇燒也）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國

茅鹿門曰行師之正

茅鹿門曰上世之兵如此

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淅漬也）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塹）傅堞而守（傅守也堞城上土墻）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

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强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

茅鹿門曰兵之道如此

言萬物可朕而道不可朕 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 相 㥄 零 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

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獲誤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偪（迫也）處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宇中四宇也）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滑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椹質的射准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謂陳兵擊鼓之日）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

解卷（柬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鬬獵者逐禽車馳人趍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闉因要遮者（斥候闉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族）招杼船（捷疾取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

茅鹿門曰此見兵之有用至此

茅鹿門曰以下指其實

兵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眾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錞淳相望（錞錞于也形如鐘以和鼓）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

袁石公曰有佐勝之具有勝敗之本

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浮綰而鼓之（綰貫也枹也係於臂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修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眾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眾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該之數（奇賌陰陽奇秘之要）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

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賢除吏）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度候視也）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隧路亟（隧道亟言治軍隧道疾也）行輜治（行輜道路輜重也）賦丈均（賦治也軍壘尺丈均平也）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司空補空修繕者）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沅湘二水名）北繞潁泗

茅鹿門曰五官者將之佐非勝之本

茅鹿門曰兵之必勝在是

潁泗二水名西包巴蜀東裹郯談淮巴蜀郯淮地名潁汝以爲洫
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沔水上險緜之以方城緜落也方
城楚北塞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極溪之深不見景也地利形便
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修鎩短鏦鏦小矛音匆齊
爲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族箭羽之
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地名衆破於
栢舉楚國之强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
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
二世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
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
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
之戍收太半之賦貫民之三而税二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
首路死者隨逮應作肆刑極刑輅輓輦橫木也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
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
憀憀賴也音遼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袒右脫右臂衣也
稱爲大楚而天下嚮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
弩强衛也伐棘棗而爲矜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周錐鑿而爲刃
周內燧矜以內鑽鑿也剡摲籤筡屠奮儋詹钁剡銳钁斫也钁音矍以當

茅鹿門曰楚與秦失道故兵雖強而亡

脩戟強弩，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麋沸螘倚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大歲至汜而水，汜地名水大雨至共頭而隊。共頭山名在河曲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

茅鹿門曰聖王得之故有天下

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鬬，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茅鹿門曰此指出勝與不勝者以見本末

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

茅鹿門曰此勝之本

茅鹿門曰此又轉言勝在决道

袁石公曰我無形則人不可見只從無形二字衍出許多玄妙之語

茅鹿門曰以下論將

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公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衆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埜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

茅鹿門曰此段即前所謂道之無朕也

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倏出與閒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也）疾霆不

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鞈鞈鼓鞞聲眯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凌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阤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杓所繫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之足蚈馬蠸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眾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

茅鹿門曰論將與民合言一心亦兵之道也

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

茅鹿門曰：以下文悉其詳

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蟠屈也〕，却笠居，羊腸道，發笱門〔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揜〔安〕揜，擠其揭揭〔擠，排；揜揜，欲臥〕，〔揭揭，欲拔也〕此謂因勢。善用閒諜，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蓄盛曰蔚〕，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

茅鹿門曰：得權勢者必勝

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撚，揉蹈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
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
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
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
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
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因
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
彼若有間急塡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
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以待敵也）
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彼謂敵待後節敵在後使先已）與
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
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
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遬（速）人
不及步銷（喧）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
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
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
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
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盧之下唯

茅鹿門曰應前無形又言之

茅鹿門曰以動制靜即以逸待勞之意

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塡塡之旗（塡塡旗立牢端貌）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処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鼈不動不擐蜃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

茅鹿門曰兵不在衆寡只在一心力

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擣也）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將不同力也）

茅鹿門曰總歸于道方可制勝

袁石公曰言人所未言

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

茅鹿門曰此亦即無形之意反復而極論之

鹿者則可以罝罘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鬪無術之軍）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被）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睭睭（帝）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

茅鹿門曰機與勢亦無形

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栝淇衛箘簬 栝箭栝淇衛箘簬箭之所出 載以銀錫 載飾也飾箭以銀錫 雖有薄縞之幨 縞細繒 腐荷之矰 荷蓮莖 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大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 虛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丘也 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誂 吊 合刃於

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誂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爲青龍參井爲白虎星張爲朱雀斗牛爲玄武】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

袁石公曰兵事耳廼貞以道應之

茅鹿門曰如此然後可勝

○袁石公曰總之以騎敵爲本

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廣廣【壙】如夏湫【啾】漻【遼】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常正於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

茅鹿門曰默止剛柔弱強彼此使人不可測度亦兵無形之意耳

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
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
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
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
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
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
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
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
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

茅鹿門曰此又言將之所當盡者與進爲本此爲輔本末兼之兵所務

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
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
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
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
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
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
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鬭者積恩先施
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
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是故內

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此三事人所從蹊隧者也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負程也爲主不顧

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嚂罕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銓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揍揍理也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廓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

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鬭未有死者也鸇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有出於人治爲亂奇飽爲饑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

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閒發如雷霆疾如風雨㩴巨旗（㩴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淩翼輕邊利（翼軍之翼之邊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竭（梢小柴竭埃）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錞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爲充榦者也（充盈榦強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饑渴凍暍勞倦

茅鹿門曰前所指者皆不可無但非兵之貴貴於道之無形耳

茅鹿門曰應前是謂至神

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遻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矢）隘則用弩（隘可以手弩以爲距）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鬬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晉平侯擒之謂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憢悍遂過（憢勇急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遻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所謂不求人而求諸已也

茅鹿門曰見君命將受命之道

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鬋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在於闇冥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

袁石公曰然則論功行賞亦決之于將不獨進退取舍之制爲然也

茅鹿門曰又見兵之當愼不可妄加

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錯綜諸兵家之說而持論近正　鹿門

兵之本指以除暴救民然勝制之本在于行政決勝之機在于任將因民撫卒隱形其語雖錯出不倫然戰勝攻取之策大略備矣　石公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

茅鹿門曰魄可見魂不可見人知魄之運動而不知魂之能爲要之總歸于無耳其于道也亦然

袁石公曰道無形魄有也魂亦未嘗無也故終之以

說山訓 說道之旨委積若山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魄人陰神魂人陽神 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適然遭遇之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魄詰魂曰言者獨何爲者耶 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反謂無形

忽然不見淪于無形

茅鹿門曰唯見小故不知大道

茅鹿門曰專一者感無不通未有專一于無爲而不能有爲者喻引多端要不外此

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魄亦入於無形之中。形或作有 人不小學。不大迷。學不博不通道故大迷 不小慧。不大愚。慧不能通物故大愚 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 曾子攀柩車。引輴春者爲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挽者感之爲之止輴楯下輪也 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亡母聞乞人行歌聲感而出視則其母也 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善鼓瑟淫魚喜音出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鬲獄魚而身無鱗出江中 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 「介子歌龍蛇。

袁石公曰能載無雖爲者不能使之有若不能無爲則亦不能有爲矣

而文君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絕糧介子推割肌啗之公子復國賞從亡者子推獨不及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咲其口龍既升雲蛇獨泥處文公悟求子推不得而泣 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螾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晞乾也堁土塵也一情專也 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載行也 爲者不能有也。爲者有爲也 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

袁石公曰用其無無守妙□以空虛爲□□深深

茅鹿門曰兩者俱忘即無爲之至德也非聖人不能故以聖人承之

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爲用也以爲不信視籟與竽念慮者不得臥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去念慮非眞無念慮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不念慮忘二者則神內守故至德純一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不善其詩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自爲新迹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

茅鹿門曰能守迹而不能

予汝皆非至德人之入道務得不同亦猶是也

袁石公曰失其所從不可以闢道

茅鹿門曰造化亦專一不能兩用

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獻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越人不知射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逝在五步之內儀射法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淸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

茅鹿門曰物理亦然

袁石公曰同類而相妨異類而相保

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天下莫相憎於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則敗漆入膠亦敗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堁。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緩揚和也渙乎其有似也。

茅鹿門曰此所為至德人當寶之

似君子。無內無外。不匿瑕穢。表裏通也匿藏也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順善以安其身侯王寶之。為天下正。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弒齊簡公脅其大夫子淵捷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拈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衛姬之諭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贖衛之罪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此皆

茅鹿門曰無爲者天性也

袁石公曰在字妙不平指此

茅鹿門曰中不平與心無患者相去何如可以觀道矣

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未章顯也觀論觀察而議論 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天器猶言天則 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也 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爲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處也 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壞也 倚牆之傍。不可以立。爲辟壓也 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厲鬼畏之故不病 罪當死者肥澤。計決心無外思 刑者多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無患者由無爲而有治也

茅鹿門曰專一之意顯然道出

心無累也。刑者宮人也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 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 善閉者不用關楗。善閉其心故不關楗 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髡告其鄰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焦頭爛額爲上客喻凡人不知豫閉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禍 以淸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淸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靑蔥則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子行善亦如之 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

袁石公曰有材技者必有所傷

茅鹿門曰物之不能相通者如此

茅鹿門曰不一乎道而有爲者無之

而不善所射。所射者疢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大也遠之則磬音章。著也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日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揲挻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蠃蠬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

袁石公曰同則遠者守睽則欲致而反失

茅鹿門曰務于彼不若務于此

茅鹿門曰明于利害而不明于道不能就利而避害

以爲遠。類能相感故曰不遠「執彈而招鳥。揮棁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剝牛皮鞟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爲見者所識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亡者不敢夜揭炬。亡逃亡保者不敢畜噬狗。保保家也噬狗噬人之狗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山

茅鹿門曰如此可以全大[illegible]

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言人畏也「為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里閭非也為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自損則有美名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申徒狄殷

茅鹿門曰又反言有為者之不可

末人不忍見紂亂故自沉於淵抗高也。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為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不脂之戶難開闔也

袁石公曰多少皆不適于用

詳祥同

「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為妖災也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浮瓠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便物固有眾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二六十二人也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上有叢蓍。下

茅鹿門曰辨其同異則知無為之實于有為矣

袁石公曰語精

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一槩一當也善之而未純故無所適名被甲者非為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為道里言相遠也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為之殘猨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繳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

袁石公曰當事者不可不深思

三衰下有九殺上之所好下尤甚焉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遠謂越周近謂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也

李鹿門曰彼以道德為大

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敗者趙簡子伐之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

茅鹿門曰求道者亦然入之有漸又有先後上下之序

在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虆 羅 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虆土籠也始一匱以上於城 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噞。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於遠敵不敢至也 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胔 慈 芥。日月

茅鹿門曰不豫者慶人莫能救之

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 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倕堯之巧工也倕手無益於己故自愛其指也 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爲己用故不愛也鉤可以得魚故愛之 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束薪爲鬼。朅而走。見束薪以爲鬼故去而走 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以火煙爲吉凶之氣殺牲以禳之 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也 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桃部地名羿爲逢蒙所殺不及攝已而射搏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要離爲闔閭刺之故死不及設其捷疾之力。。。 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

茅鹿門曰大道在無為而無乎不為

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揚堁止塵愈起抱薪救火火愈熾也）流言雪汙譬猶以涅拭素也（流放雪除涅黑素白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方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籠）以潔白為汙辱譬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彘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

茅鹿門曰因其小而害其大

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齲（齲齒）桀跖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餓困乏也）萬人之蹪愈於一人之隧（隧陷也）有譽人之力儉者舂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謫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為力挾以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為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

茅鹿門曰如此何能至道

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之人雖閒暇亦不能學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倮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

袁石公曰只十餘字耳却有多少說話

執而不釋，馬氂截玉。氂，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猶勝也歲賢今歲勝於昔歲所謂止也愈昨今日勝於昨日無止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礛藍諸而成器。礛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其賤也

茅鹿門曰人不可安於小忽於大

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者一。

袁石公曰說盡學人利病

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

茅鹿門曰又道本旨

茅鹿門曰人必至于止而後能有為

袁石公曰只不下註脚便好

茅鹿門曰聖人用之無不得

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矢止乃能穿物唯止能止衆止因高而為臺就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為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芻狗之靈而得福也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食

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

茅鹿門曰所求非所用終無所用之

袁石公曰又註脚了

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也「楚王有白蝯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咼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

茅鹿門曰此必不可行

袁石公曰此處事之大機

茅鹿門曰以善託醜有益猶可爲之

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法禁殺牛犯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衆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人信以爲有故曰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椎。撓弱

茅鹿門曰毋栒于自信當知自反

茅鹿門曰志定于一也

茅鹿門曰察微知著即始見終故豫于道

一人之人皆有能屈椎者入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也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故聖人見霜而知氷。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

茅鹿門曰不以時至而爲道

茅鹿門曰反而入道無有不可

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以待焉時至而應「髡。坤屯。犂牛。既犐。科以㸰。修決鼻而羈。髡屯醜牛貌犂牛不純色犐無角㸰無尾決鼻羈頭而牽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沉諸河。犧者牲也尸祭神之主祝祈福祥之辭祀河曰沉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戰屈人之兵也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宜適也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

茅鹿門曰常求造其極而已

袁石公曰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者

茅鹿門曰又

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鴞炙。彈可以彈鴞鳥因求其炙見卵而求晨夜。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見其卵因望其夜鳴見黂焚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黂麻之有實者可以爲布因求其成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簣。績不怨人取之。招簣死者浴牀上之楄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

「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

見聖人能辨同異故不同于人

茅鹿門曰名實者正同異之辨

袁石公曰賁以賤爲貴

袁石公曰徵骨徵隨之訛

…門曰

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
必忠也。故寒顫。戰寒與懼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顫異者
明月之珠。出於蠬蜄。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
明月生於蠬中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大蔡
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也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
履百金之車。牛皮爲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
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
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
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
芳香也明火香餌則蟬魚至「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
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
者。先具罟與罛。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遺人馬而解
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轙。轙所以縛衡也轙音倚」所愛者少。而所
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烹羹不與鹽不
成羹「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嫫母古之醜女西施有
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
遠琰演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舍也弊

茅鹿門曰以上至此皆見其不可不辨

袁石公曰撥翻導竅

箄（避）甑甑（甌）在袇（然）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甑甑帶美搏取也）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不能賤喻賢者在下位不能貴喻小人在上位）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

茅鹿門曰用之賴於無用無爲之可以有爲亦若推與不推之類耳

茅鹿門曰未見大道小者

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巨大也）蘧伯玉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胥）藉所救鈞也貍頭愈鼠雞頭已瘻（鼠齧人瘡貍愈之瘻頸腫疾雞頭水中芡）䖟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鼈鵲矢中蝟（中亦殺也）爛灰生蠅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優）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物固有以

亦足以名旣見大道小者不足取矣

茅鹿門曰又見弱之能制强

兎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婦見兎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所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也或斷臂而顧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强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强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氂截玉。言柔勝剛也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立慬勤者非學鬭爭也。慬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使廉

茅鹿門曰本旨

茅鹿門曰以小見大以近知遠易而無難皆止于道者能之

市。爲其使廉也。使辱也積不可不愼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以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也溼故炭重也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竝也足蹍地而爲迹。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蹍履也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

茅鹿門曰又是本旨

里史佞臣惡人奴叔放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流衣

文公棄荏席後黴梅黑。咎犯辭歸。晉文棄其臥席之下黴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故辭歸 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 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小鼎雖日見用不足貴 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周家大鼎不日炊而不可賤 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人各有能有不

陽侯之波。陽陵侯能爲大波爲人作害舟人所不欲言也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文王汚膺鮑申傴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汚膺陷胷也鮑申楚相 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裨諶鄭大夫謀於野則獲鄭國有難子產載如野與議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也 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脩人曰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脩人長人也 寇難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

能局于醫也不能者用其目得其宜也

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躄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為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無牝牡之合而有毒故能螫 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撥也熊羆多力故能撥攫有所搏也 兕牛之動以觝觸。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措置也 治國者若鎒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劍之屬 檠不正而可以正弓。檠弓之掩牀也 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檠不利者砥

茅鹿門曰不可因此而廢彼

力貴齊，齊 知貴捷。得之同，邀為上。齊捷皆疾也 勝之同，遲為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劐幾靡勿釋，牛車絕轔。劐切楚人謂門切之轔車行其上則斷之也 為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山止有常物亦生焉人止于道而無為如山之有常亦無乎不為矣中間轉折變化博喻無方無非要人專一于道耳 鹿門

山林二訓皆掇取古來名理名言偶然成文原

無先後連綴之意正以其無意爲文文特璀燦絢爛如入寶山探珠海觸目皆是珍怪　石公

說山說林二訓殊形竝採不必相貫要以泛覽寓內足橫肆其胷度耳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賓王曰起疏勁

袁石公曰說林雖標諸家之言而摭拾甚富且時有脫穎之妙又往往于事物上指出肯綮而無說理之病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說林訓 木叢生曰林說萬物若林之聚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船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刻下船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桅音氾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劍於其所刻桅下故曰不知物類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為帝者也。土龍求雨芻狗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求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命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

著其旁謂之曹布蹺以傳蟾蜍䗯則愈故蜍者貴之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蹷蹶者淺矣然待所不蹷而後行蹷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蹷以手抪潑不得其數愈蹷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越人斷髮無用冠爲椎固有柄不能自椓涿目見百步之外不能

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爲而不能自爲也狗彘不擇甂扁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取顧反也肥則烹之故近死也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非聖德君不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郎蛆詹諸月中蝦蟇蝍蛆蟋蟀上蛇蛇不敢動蛆音苴烏力勝日而服於鵻追禮能有修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鵻禮裨笠秦人謂之祀祝閒鸒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卜故以爲壽彭祖壽八百歲不早歸故以爲夭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

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叫 大匠不斵，大豆不具，大勇不鬭。慊快叫譟呼也 不斵不自斵大勇人聞自畏之不復鬭也 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 以尾鈺柱者全，以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鈺者提馬維家謂之投翩全者全發除跋者刺跋走發者疾迅也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掘氣不安祥也 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不見其害 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聽，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戾也 「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似其愚 水火相憎，鏏慧 在其間，五味以和。鏏小鼎又曰鼎無耳爲鏏鏏受水而火炊之 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晉獻之類 「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讒賊害所養骨肉殺頭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冠也 昌羊去蚤虱而來蛉窮。昌羊昌蒲蛉窮蟲蜒入耳之蟲也 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

袁石公曰雋逸

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牆之壞更
為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也）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礛一讀曰廉）
鏌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
弩藏（喻不復用也）虻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
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
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
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
以為正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
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
以為絉冠則戴致之絉則蹍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
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劫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
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
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聖人之於
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
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橑不
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
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
躄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

袁石公曰員秀

易輗（冗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
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任者輦也）
（詩云我任我輦）狢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蘪蕪而不能芳
（蛇牀臭蘪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日愧也）
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以兎之走使犬如馬則逮
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

袁石公曰誕得妙

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
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
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終日之言必

袁石公曰解得無味

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
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
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為之
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
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謂梟一曰蝦蟇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
舌之與齒孰先礲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
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蠋）狀相
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蠋）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
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也）聾者不謌無以自樂

袁石公曰：移易不得

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 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匷音矍) 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 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爲謀。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亭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 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晩瓜，令人病瘧之類，故不食。喻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 蹠越者或

袁石公曰：韻絕

袁石公曰：至言

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蹠，至也。極，亦至也)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蔐(荻)苗類絮，而不可爲絮；(蔐，荻也。即所謂蘆花絮也) 黂(焚)不類布，而可以爲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直也) 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内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羊肉不慕螘，螘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

張賓王曰喻在乎簡而勝草矣

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蓄水曰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也。衰差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纇瑕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埵坊高處防隄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

袁石公曰妙理不煩遠尋

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勵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為之作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來使人射取之蝯狖之捷來乍。蝯狖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筩測江、筩終而以水為測、惑

矣。篇樀船以篇渡江篇沒因以江水為盡故曰惑也　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釁汚　不得為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故憎　畏　盜賊之輩醜吠狗，惡也　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于明也。不可瞽瞽之則見也　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聽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　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知父貌　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不見父像　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不為足為足益甚虎豹獸不可使能緣木　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　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　饑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弓也發遣也　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疾　不可再。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絛可以為繶，亦　不必以紃。紃亦繶也數也紃音巡　婉轉　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秤也　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

袁石公曰：無語中有語，有語中無語，可謂識而不識矣。

張賓王曰：不見可悅，使心不亂。

年則疑于兒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蠹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隧隧墮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失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也未嘗適亡其適亡無也言不凍亦暍何適之有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廈屋也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牡門戸籥牡也見物同而用之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

張賓王曰紂之病也而鹿臺鉅橋人反寶之跡矣

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礜石出陰山一曰能殺鼠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總名類不可必推尨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鑽不爇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蠬象之病人之寶也蠬大蛤中有珠象有牙故人以爲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儆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儆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投人先自熱爛也鄰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

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劫 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膊轉 炭熯。一膊挺也 一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喻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 有以飪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罛于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罛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也 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

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鬬於大國之間兩鹿不鬬於伏兕之旁。畏兕食也 佐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簦 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巾虱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 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 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 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動者播植嘉穀以為饒富也 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 視書上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堁之也。為不出戶而塵堁眯之，非其道。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為，以富寵也。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雚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

蘇秦步，曰：何故？趍，曰：何趍？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人，故兒議見苛也。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有幾，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為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為人所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胔。胔，骨有肉曰胔。太山不上小人。太山，王者所封禪處，不令小人得上。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肩髀脇肋，不得升也。騶

張賓王曰此坡公可與悲天院乞兒伍也

駁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 中夏用箑 歃 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覩其鉤各異形 於環帶一也 類雖異所用者同 獻公之賢欺於驪姬。驪姬殺申生也 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餓死也 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 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也「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鐙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便利也 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 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也化不洽於民民不附 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毀也 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醠清酒也 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 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宜也 靨 業 酺 付 在頰

張賓王曰俚語去可愛

則好，在頯則醜。鼽顴者頰上室也室者在頯以槷故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譏人非之也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汙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爲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善或作巧再生者不穫華，大早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爲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汙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一文一班也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爲蟌，聰孑康孑爲蚉，兎齧爲螚。兎齧蟲名螚音那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㸌燭捔膏，燭澤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友爲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

淡滄王曰逸

發戶麟。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麟。戶限也。楚人謂之麟。麟音鄰。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孟賁，勇士。探鼠於穴，故爲失勢。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礩也。伏苓掘，兔絲死。所生者亡，故死。一家失熛，熛。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

袁石公曰然字下得玄

然之者也。然，如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修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猘狗不自投於河，猘，制。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心所說，毀舟爲杕。第。心所欲，毀鐘爲鐸。杕，舟尾。鐸，大鈴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爲魯囚，是其小辱；相桓至霸，是其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

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非訾毀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專用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荊。[精相往來也]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眾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

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水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燠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于枯。不弋

袁石公曰非眞知道者不能爲此言

袁石公曰深明倚伏之理
張賓王曰愚公之移山此其類

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丘無壑泉源不溥（言無源也）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傷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大鵬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

袁石公曰須知直中有曲
張賓王曰住法佳
袁石公曰所謂曠劫無明應時俱斷

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匹夫志意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和堇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

（眉批）袁石公曰三教聖人出世因緣盡此矣

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兎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戸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也）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剸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積

不輟可成丘阜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黄可以黑（練白也）趍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雖久不變故千歲一音）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作防害者故曰不釋）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

袁石公曰疑生

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潦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擢對盱水器土龍致雨物也臨淄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爲之悖戾臨淄齊都悖戾惡也室有美容繒爲之纂繹不容緻志有感故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生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批擊也伉猶擊其要也伉音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亩賊害也亩音忙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効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爲誕以存國故不如牛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袁石公曰千萬言不能悉者以數言悉之

淮南說林並勦諸家之言頗漫然寻故不爲評

騰　鹿門

言有盡而意無窮是二十一篇中之最妙者石公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袁石公曰文勢極實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人間訓 人間之事得失之端存亡之幾也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輊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

茅鹿門曰禍福損益等類莫不起于微小

張賓王曰引入

張賓王曰以上總

張賓三曰下分

巳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蹪躓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惓劇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黄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

茅鹿門曰能明此三者則能識損益利害禍福之機矣

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

張賓王曰極言世態之變

孫叔敖請寢丘

晉厲公合諸侯于嘉陵

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郯郯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學石而名醜。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莊丘名醜荆人鬼。好鬼也越人禨。禨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綣音卷屈也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欒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

陽虎戈推門者

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劒而伯頤（伯頤迫也）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劒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祛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

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陽穀名也）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絶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

豎陽穀進酒

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人君自謂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卹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

孝庚門曰聖人與人不同唯其神明也

樂羊食子

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

秦西巴縱麑

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嗁。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嗁。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商君有罪走魏魏人不入）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

韓魏以地與智伯

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竦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亾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獻公以璧馬賂虞公

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山川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

獲穋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

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

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宋大夫）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竘（口）然善也。（竘高壯貌）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

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賓王曰卽上一事作此轉亦奇

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三子皆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

無害子不出齊君

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文公賞雍季

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

趙襄子賞高赫

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亾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

西門豹治鄴

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亾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輦檐也文侯曰

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攻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

解扁爲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

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鼓北翟）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人）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黨）相與謀曰師行

弦高不受鄭賞

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白乙孟明西乙）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叕。（叕音哲。短也）

申叔時勸復陳

「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弒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

張武勸求地

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仍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仍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智伯不知止

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楚臣）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

伍子奢譽太子

奢遊人於王側（遣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

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

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

也後又是一
惡其得離聖
人能知此道

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亾其玄珠。使離朱捷剟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離朱明目捷剟疾利忽怳善忘之人皆黃帝臣也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也諸御鞅復

簡公不殺陳常

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鬭雞。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爲之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譖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凡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

昭公去季氏

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亾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亾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搆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鬬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荆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蟁虻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

茅鹿門曰首所謂術者至此方顯

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駢脅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媼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亾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

曹君欲觀駢脅

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塘有萬穴。（塘堤也言堤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劒之折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巵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䄜。（䄜音慧六翮之末也）淩乎浮雲。背負靑天。膺摩赤霄。（赤霄飛雲也）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閒。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攓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鶩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

孔子不如三賢

不𦗨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牛缺遇盜

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有鹿門曰此疊見識欲非聖人不能

「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

始皇備胡利越

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楊翁子亦秦將）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赤雀翠青雀圓者為珠䪾者為璣）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嶷之塞。（九嶷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湘水離水之渠）以與越人戰。

殺西嘔（歐）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也）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斂）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

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
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
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
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
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
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為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
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名姓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
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
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
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
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
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
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
解。兒說宋大夫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
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
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
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畢
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

馬圉說野人

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子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也）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敎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亾者不同於時也

徐偃王行仁義

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强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椒）杜茝（茝音采皆香草）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音脩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

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氷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亾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滅亾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亾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用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為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

單豹

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　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嬴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

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　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摶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廻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於樾越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盧江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

子貢反衛君

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以卜朝吳之吉凶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

公宣子諫爲室

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昭穆先君之宗廟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何。有人無柰何。物皆可術而治也有人持所不及無柰之何鈆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illegible]中之以[illegible]兩也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

張賓王曰此節用前轆轤故前十數段妙妙

鳶墮腐鼠

（石乞不殺白公）

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

（刖者活子發）（越王下夫差）

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短）足而怒。（踹足，蹀足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憯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

茅鹿門曰應前起處之意

植睹

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亾國破家矣。夫狐之搏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柱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損益利害禍福之類相爲倚伏是非功罪毀譽之相反亦天下至理唯心之至明者能識之通篇不外此意　鹿門

篇中言倚伏反復之機畧盡矣獨其掇拾牙慧畧無鑪錘徒令讀者精神忽忽　石公

以性道事變總起中歷歷數利害損益功罪奪予遠近親疎微著等相反相合之微幾而總收

之蓋鴻烈之極有局者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袁石公曰又是一體
張賓王曰突然而起甚有絕頴
張賓王曰前段若所謂無爲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脩務訓 修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戲弗顧履遺不取以濟萬民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爲如此乃爲得道故以下曉之）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蚌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敎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四者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讙兜堯佞臣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一曰三苗國名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禹沐浴霪淫雨櫛節扶風禹勞天下不避風雨扶風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水門魚遊其中得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過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

山栞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修治湖陂也四載山行用蔂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蕝隨循也栞石刊識之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譙責也讓夏桀之過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惰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

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陽盱河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等也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

事猶務也

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隱病失職之事遺亡也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汲汲於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必踰渡之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

茅鹿門曰此其本旨

茅鹿門曰古聖人之有爲者亦得此道此與一無所爲若首之所謂也

張賓王曰議論精暢

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胑（胑）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猶必藉人適之）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巳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爲）若

茅鹿門曰有爲與無爲同道

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悼傷也）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郢楚都）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

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軾伏軾也]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趍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施行也]寡人敢勿軾

茅鹿門曰。喻明上意

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巳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吾日悠悠慙于影。[影形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蹀]蹏而趍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蹏趍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今夫救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世俗不知學故不知古之聖不知今之時故以后通論學之當務又不可貴古而賤今

張賓王曰文情處

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瓵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 妥
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謌也
異轉而皆樂 轉音聲也 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
也 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 夫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
憤於中則應於外 憤發也 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
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世俗廢
衰而非學者多 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 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
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爲不然夫
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

張賓王曰後段言學不可廢

袁石公曰世儒非詆學問謂受于天者不可變易故以下曉之

龍蟲

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爲草駒之
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 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
駒翹學包制禁也 齕 劾 咋 翟 足以噆 雜 肌碎骨蹶蹏足以破
盧陷匈 咋齧噆穿也 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 圉養馬官擾順也
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漸弗敢辭故其形
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
無知也 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
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 帽憑盈滿積思之貌 性命可
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

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誇）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佳好也性猶姿也）啳（權）睽（葵）哆（夸）噅（靡）籧（瞿）蒢（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模）毋仳（靡）倠（虺）也（籧蒢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毋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弒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絶穀不食以一蹪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錣而行駑馬雖策錣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錣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劒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漸）脇傷幹（摺折也）爲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

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駤。（駤忿戾不通達音至）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訬輕利善趍者謂之訬音抄）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脩己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娀氏之女吞燕卵而生契愊背而出）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爲俊）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蹷水也。（蹷履也）夫純鈎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鈎利劒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劒也型或作盧）及加之砥礪。摩其鋒鍔。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陸剸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鏤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衞之稚質稚質少女㧕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㧕叩核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綬沒黑耳亦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蚑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鬭攫搏也肆極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

有猶通也

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故力竭功沮竭盡沮敗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螘知爲垤貛歡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仇莦梢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櫚櫓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

而不出門。（蓽室小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歷。（容成黃帝臣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爲衣。（胡曹黃帝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爲車。（奚仲夏車正）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爲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句）援摽（摽）拂。手若蔑（滅）蒙。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徽上下手也）（攫援掇也摽拂數也蔑蒙言其疾也）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攫掇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檠（檠）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

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索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建也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翠霜露敕朔決蹻跌跋涉山川冒蒙荊棘淬浴敕猶著也蹻履跌趣也不從蹊遂曰跋涉故觸犯荊棘南姓榮疇字魯人百舍重跰繭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跰足胝生南見老

聃。受教一言。精神曉泠。鈍聞條達。曉明泠猶了也鈍聞猶鈍惛也 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 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蘚走。跋涉谷行。贏裹也跣足不及着履也 上峭山。赴深

谿。游川水。犯津關。躐蒙籠。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蹷僵蹠足達穿也 鶴跱致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梅墨。鶴跱跱立不動 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爲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皆大也豨蛇喻貪也上國中國虐害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 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跪處安也 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 踰塞而東。塞函谷 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益江水 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夫七

御止也

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肝。備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囷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謀。以言人之有所務也。

茅鹿門曰學也貴通時得其略而不得其後綴不以古今為是非矣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名虛實之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狀貌也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說人用之入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覩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絕絃破其琴也惠施死

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也敲撾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爲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革也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李奇古之名倡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也古今一也故曰同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銋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羸

茅鹿門學而不知道者何以異此

袁石公曰尖酸

袁石公曰世人僻見如此

無文藻齒卷鋌鈍弊無刃許之爲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正也枉橈曲弱也闊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託之爲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苗山之鋋，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爲琴溪澗之梓以爲腹鳴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恬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美劍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濫脇

袁石公曰愈分尖酸

攣戰國作孿

袁石公曰安作書假附莊老詆斥孔孟恐其說之不尊故其言如此然于迂儒俗學泥古盤今之病亦稍

音不和號鐘高聲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辯，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故夫攣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

稍摘破不可以人驚言也茅鹿門曰渠意要如此豈以古帝王之道不可行耶

之事以爲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知者施也爲古今易意攄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昔晉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誕謾倨傲也悠悠忽忽輕物也今夫毛嬙西

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胃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穀錫細布紈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之若香草籠蒙猶聯也冶由笑目流眺冶猶笑巧笑流睛眄也口曾撓奇牙出䶗業酺付摇會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目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䶗酺頰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行者無不憛探悇豫癢心而悅其色矣憛悇貪欲也癢心煩悶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

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 鼓舞或作鄭舞鄭袖楚懷王幸姬善詞攻舞 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擬象也 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被風言其弱也 髮若結旌。屈而復舒也 騁馳若騖。言其疾也 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桐檟梓皆大木句枉曲枝見枉 蝯自縱。好茂葉。舞者若蝯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 龍夭矯。燕枝拘。言讚蘊若蟠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 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木舞扶疏槃跚貌 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提大極其巧蔑蒙踊躍言其疾也 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 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倡衣脩擢舞為後曲也 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生而柔弱屈句委縱 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非自有絕眇之強力 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䃺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日然也 藜藿之生。蝡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知覺其大 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也 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爲不在廢事在無私學不在泥古在明道是不詭于聖賢者文亦整暢有局　石公

典治力學皆世務當修者截然兩叚另是一格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黄石公曰迂而有致

黄石公曰所以為聖人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

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曀（盜）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怯）唫（吟）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住）無物而不生故聖

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浸）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入者）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

茅鹿門曰聖人能神而化之有本在焉即后之仁義袁石公曰何必專以此爲訓

茅鹿門曰智巧即後之法術

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顔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

茅鹿門曰：聖人神化與天

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兑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

茅鹿門曰：又說天地之神化

袁石公曰二句意味無窮

茅鹿門曰誠則能化

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蝨蟣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

袁石公曰訟學何不下一轉語

茅鹿門曰此正聖王之神化

中（訟容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夫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

茅鹿門曰唯其誠也

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彊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

茅鹿門曰又見聖人之神化因其自然袁石公曰刺骨之語

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大化而欲作則小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窬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

茅鹿門曰正見因民之化

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敎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

搜簡車馬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警成

茅鹿門曰反說

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

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

袁石公曰五行以相生為主故父子之親倣之

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

茅鹿門曰五帝三王之治如此又能通變故求人以任而不使其衰

袁石公曰末世之敝皆失聖人之本意

弛。咸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犞之具（生肉爲鮮乾肉爲犞）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敎平。姦宄息。獄訟止而

茅鹿門曰亦聖人之順其自然者

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袁石公曰正自不得不然

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怨怒近愚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伎。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伎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

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騑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姆不至不下堂而燒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

桌石公曰：議論奇

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 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蹀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

桌石公曰：雜以兵事

茅鹿門曰：聖人不拘于一，取其適治而已，故能神化

干異趣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鬭。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

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

顯首王曰名道

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甂甌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爲簠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

袁石公曰治貴識體

茅鹿門曰正見治在人而不在法在法者有爲而不能化

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調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猱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

袁石公曰歸到誠上

亾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雄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雞夜鳴而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與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填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袁石公曰只貴止亂于未形

腐髊自流漸弗能汙也（腐髊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擪（葉）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

之法不亾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壍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亾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衞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敎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

袁石公曰鼓舞一世全在于此

茅鹿門曰任法不如任人論至此極矣

踵化之所致也。夫刺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

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

袁石公曰眞可恨可笑宜乎李龍湖之發憤也

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
曾子架羊（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　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
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
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
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
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
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
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
谷趨行蹐（卽）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

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
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
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
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
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
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
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
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
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

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蹐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亾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

袁石公曰說得精妙

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爲

茅鹿門曰名言

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

袁石公曰探本之言不詭于聖人之道

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淸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

茅鹿門曰此又歸在養身上來即前養神養形與治天下並論之意

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阯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

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謳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鬭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

茅鹿門曰此縱己之欲而不能得民者不知養身者也

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棄疾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歎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

茅鹿門曰：又從養身論到學上去，惟學能知道，故能治人。

申伸同

參石公曰：學顧有益言之

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

娓娓

金月

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

茅鹿門曰名言

茅鹿門曰學貫知此然後能專於治本後之所言可

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必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

茅鹿門曰應前所論一歸之於仁義

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申子之三符

袁石公曰深于音樂之感

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山水之嘔謳曲聞者莫不殞涕荊軻西刺秦王

茅鹿門曰商鞅韓申之說並所爲治哉以其非仁義也

高漸離宋意爲擊筑（竹）而謌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子）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吹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

茅鹿門曰極論法制之不知仁義故聖人不務彼而寧此

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讒）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爲平公鼓朝謌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爲紂作朝謌北鄙之音也）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曠曰此亾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亾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于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亾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

茅鹿門曰博喻法律之不可用

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謂伐狄勝二邑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公不背信諸侯朝之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

螈原蠶一歲再收螈再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離與稻相似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

袁石公曰小數易窮而大道可以取勝

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絻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隟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濊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

茅鹿門曰仁義可不務哉

此而亾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大博也或予踦而取勝。予踦子對家奇一棊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不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强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

茅鹿門曰又以仁義用人並結本旨

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彊走先馳馬趍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為治之道在于法天。法天不過因民而已。然必精誠以動之。變化以通之。學問以識之。大旨皆不詭于聖賢。但以鋪敘為主。稍欠鍩剤耳。○鋪張有餘。倜蕩無節。然肌豐而力沉矣。石公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要畧

鴻烈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也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閒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韱箋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假真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垀呼有無之精嬴繞匝垀靡頻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閒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

使人通迴（迴周）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
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
刑十二節（一月爲人一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
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之（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
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
類覽取撟掇（撟取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覗宵物似也類象也）物之可
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

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
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
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
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審
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
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
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
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
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

施微曲也

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放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

縩繳唲齵

矖正視晲邪視

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氾論者。所以箴縷縩（菜）緣之間。（縩緆煞也）攕（先）揳（恰）唲（哇）齵（隅）之郄（隙）也。（攕薛揳塞唲齵錯梧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矖晲。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

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不敢爲主而爲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摶囷摶圜囷芚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朕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

所以無爲則與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莙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

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强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

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擣窘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

張賓王曰妙喻

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慈）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

宰匠

王右公曰安以爲文王之事故自寓諸務

地捭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烑（挾至也烑音姚光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沉湎淫酒也）作爲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陰符兵謀）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

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賦兵也）躬擐甲胄。（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閒。（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閒）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

袁石公曰歷敘孔學以來作者以見其一時救弊之書皆不如鴻烈之無所不有也

袁石公曰看藉奇

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雷）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剔決去也九岐河水岐爲九以入海）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撌音喟排去也）濡不給扢。（扢音亥拭也）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

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縷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漳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聚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呴鳴也一朝用三千鍾贛鍾十斛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敲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illegible]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illegible]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

畛摯

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
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
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
儲與扈冶儲與猶攝業扈冶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爲
精搖靡小皆覽之棄其畛挈楚人謂澤濁爲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
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
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
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窕緩也

此淮南自序也而文多牽合較班馬自序不類
甚矣 鹿門

布局極整主意却要占盡地步○其忠汰者其
言必修其氣盈者其論必放安書誠不爲纖嗇
卑瑣要之終是漢人中之宏博者何得前無古
人 石公

詞華多新異可喜又閱要畧則全書之梗概可
覩故少所芟去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終

跋

不佞誦文自先秦以下竊心好淮南淮南之去古遠矣然人不嗜玄酒而嗜醴齊則於人稍近之也余師昭仲氏嘗進退千古於淮南可否略半聞言者謂淮南駢膾旨人殘膏餘瀝沾溉百代而昭仲師甲置古人不禁虩虩然驚河漢而無極也然昭仲師志存經世所遊神在范大夫黃石公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心[illegible]

沐[illegible]璧主道[illegible]要古書

甚矣[illegible]門

閭而繁文綺語雅非所好其於淮南固不啻逕庭之矣古之稱是書者謂一出一入字挾風霜昭仲師之腹不幾爲風穴之口而玄霜之島乎哉跡其聲稱震燿江南而賦詩貢憤唾壺擊裂其所遇亦可悲矣故志此爲淮南一解嘲云

武林張煒如大赤父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